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句解卷

一至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尚書句解目錄

卷一

堯典

舜典

卷二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卷三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四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五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六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七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卷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九

洛誥

多士

無逸

卷十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卷十一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十二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卷十三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臣等謹案尚書句解十三卷元朱祖義撰祖

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尚書僅存元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尚書以蔡沈集傳為宗故為科舉之學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為啟迪幼學而設雖多宗蔡義未嘗別有發明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攷正然隨文詮釋詞意簡明使殷盤周誥詰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

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猶為
彼善未可以其淺近廢也乾隆四十年五月
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尚書序

此序孔安國所作以其上古帝王之書為後世所慕
尚故曰尚書序中言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尚書是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

古者有伏犧氏即太皞也以木德王天下

始畫八

卦

始畫乾坤艮巽震離坎兌八卦

造書契

造作書契謂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以相考合

以代結繩之政

以代上古洪荒之世結繩以識其政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

由是

文籍生焉

因此而三墳五典之文籍以生焉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

三皇之書

謂之三墳

名謂之三墳墳大也

言大道也

是其書之所言皆大道也

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

五帝之書

謂之五典

名謂之五典典常也

言常道也

是

書之所言者皆常行之道

至于夏商周之書

至于三代之書

雖設教不倫

雖

湯文武設教不見倫類

雅誥與義

要之雅正之誥皆有深奧之義

其歸一揆

如人之於

射其歸於一揆度其的而已

是故

此所歷代寶之

經歷萬代莫不珍惜墳典訓誥之書

以為大訓

以之為大訓

八卦之說

如八卦之說文

謂之八索

其書名謂八索

索求也

求其義也

所以求索八卦之義理也

九州之志

九州所說

謂之九丘

其書名謂之九丘

丘聚也

丘者聚集也

言九州所有

言九州所有之物

土地

所生

土地所生之物

風氣所宜

風氣所宜之物

皆聚此書也

皆聚載於九丘之書

春秋左氏傳曰

春秋左氏傳有言

楚左史倚相

楚靈王時有左史倚相史官居

左故曰左史也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號為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也

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即以謂上世帝王遺書不知其混殺

先君孔子

安國

是孔子十一世孫尊其祖故曰先君

生於周末

孔子生於周衰之末

覩史籍之繁文

見八索九丘之書皆史籍之繁文

懼覽之者不一

恐覽而觀之者無所統一

遂乃定

禮樂明舊章

述而不改曰定遂乃定禮樂制度之外錯以發明先世舊章典法

刪詩為

三百篇

就而減削曰刪詩本三千篇削其不合於禮義者特存三百十一篇止言三百以成數言之者

也

約史記而修春秋

準依其事曰約依魯史而修春秋

讚易道以黜八

索

因而佐成曰讚因伏羲畫之文王重之不可強改特佐成十翼則易道以明而八索之書不必用矣是以

黜而棄之焉

述職方以除九丘

顯而明之曰述蓋職方者即周禮職方氏所掌皆九州所

有夫子述其所職而載之於經則九丘之書亦不必用故刪除之

討論墳典

墳典之書傳之既久

不無淆亂孔子討論而整理之

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上至三墳五典之書斷自唐虞

獨取二典下至有周

芟夷煩亂

其間有雜亂難考之處皆芟除之而使至於平夷也

翦截浮

辭

浮華無實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

舉其宏綱

綱綱之索但舉大綱而衆目自張

撮其

機要

機要之括但撮機括之至要非泛無所統撮七括反

足以垂世立教

誠足以垂示後

世而立
教於人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其典謨訓誥
誓命之書

凡百篇

凡有
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

皆所以發明張大二
帝三王至治之要道

示人主以軌範也

以明後世人君出治之軌範如車之有軌所
行皆由乎是如器之有範所為不外乎是也

帝王之制

二帝三王
之制作

坦然明白

平易
明白

可舉而行

後世可舉
而見於行

三千之

徒

孔子三
千徒弟

並受其義

皆傳受百
篇之義

及秦始皇

及至秦王名
政尊為皇帝

以初併天下
號為始皇

滅先代典籍

滅除先代
經典文籍

焚書坑儒

焚古書
坑儒士

天下學士

天下
儒者

逃難解散

率皆隱身避世以逃患
難分散於四方解音蟹

我先

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時孔子七世孫子襄安國以為
先祖故稱我先人慮家書之不

傳乃以藏於屋壁中也

漢室龍興

漢家繼秦如龍之興

開設學校

開設學校之久廢者

旁求儒雅

遍求儒之雅正者

以闡大猷

以闡明大道

濟南伏生

濟南有伏

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

年過九十

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文帝詔晁錯受之

失其本經

奈何遭秦火之餘散失其百篇本經

口以傳授

幸伏生記誦之熟以口傳授於晁錯

裁二十

餘篇

僅得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

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

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秦誓費誓凡三十三篇

除克典舜典合為一皋陶謨益稷合為一盤庚三篇合

為一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此二十八篇故謂之二十

餘以其上古之書

以其為上古帝王之書

謂之尚書

名謂之尚書以其為後世

所慕尚是知書是本
名尚是伏生所加

百篇之義

百篇之文義

世莫得聞

世不得而

聞

至魯共王

至漢景帝之子共王名餘封為魯王死諡曰共

好治宮室

存日居魯近孔

子宅好修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

毀壞孔子舊宅壞怪

以廣其居

以廣大其所居於

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子襄所藏上古帝王之文

虞夏

商周之書

乃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

及孔子所傳論語孝經

皆科

斗文字

皆以科斗文其字科斗蝦蟇子也字形多頭麤尾細肚腹團圓似科斗

王又升孔

子堂

共王又登孔子廟堂

聞金石絲竹之音

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聲以此神異

乃不壞宅

乃不敢毀其居

悉以書還孔氏

盡以其所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與傳論

語孝經科斗書廢已久

科斗之書始於倉頡其文至三代不改經秦火廢而不用至漢

則其廢已久

時人無能知者

漢時人無有能知之者

以所聞伏生之書

安國乃以前所聞

考論文義

考校論說古文之義

定其可知者

定其

伏生口授之書

可知為隸古定

為隸以寫古文而後定

更以竹簡寫之

又別更以竹簡寫之

簡一尺二寸竹簡者以竹長一尺二寸為之更音庚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至此復以屋壁

古文校定乃得大禹謨五子之歌胥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

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同命凡二十五篇伏生初得二十八篇今又增多此二十五篇是

已得五十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

於五十三篇之中伏生又以舜典合

三篇矣

堯典為一益稷合於臯陶謨益稷合臯陶謨為一篇盤庚三篇合為一篇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康王之誥合顧命為一篇復出此篇

并序今依古經分堯典舜典為二篇益稷臯陶謨為二篇盤庚為三篇康王之誥顧命為二篇是於四篇

復出此五篇并孔子凡五十九篇總得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除序在外不以卷計由五十八篇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一篇同卷是減八卷矣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一卷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共一卷是又減四卷矣前減八卷後減四卷共十二卷以五十八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其餘如汨

作九共九篇橐籥帝告聲沃湯征汝鳩汝方夏杜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

丁河壘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皆錯亂而無序摩滅而不明不可復通知悉上送官安國乃并與竹簡所寫五十八篇盡以上送於官藏

之書府藏於秘府以待能者以待後世有能整理而讀之者承詔為五十九

篇作傳安國時為武帝博士既考正古文以聞於帝又承詔旨為五十九篇之傳傳通釋解其意也

於是遂研精覃思於是遂研覈精專覃靜思求其理博考經籍廣博推考經

六籍採摭羣言於經籍中採摭衆言互相參考摭隻以立訓傳作為詁訓傳通其意約

文申義其作傳之體則貴於約省其文而申明一書之義也敷暢厥旨以敷布宣暢其旨意

庶幾有補於將來庶幾天下後世即其所傳以求聖經之旨有所補益耳書序孔

子所

序所以為作者之意

序述所以為作書者之意

昭然義見

言其意義

昭明無隱

宜相附近

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以序自作一篇列於百篇之後今安國從宜以序

附近於正經

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故引而分之各冠其本篇之首

定五十八

篇既畢

書本連序五十九篇今序既分則是損其一篇則定為五十八篇既畢

會國有巫

蠱事

會值武帝末年淫惑鬼神崇信巫術國家有巫蠱事蠱者怪惑之名謂以藥毒害人與行符厭俗為

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謂之巫蠱以蠱皆巫之所行也奸人江充因行其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使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已乃殺充武帝詔討之太子走奔壺闕自殺蠱音古

經籍道息

故武帝好經籍之道至此滅息

用不復以聞

用是不復以所傳聞於上傳

之子孫

惟自傳於已之子孫

以貽後代

使之貽於後世之人行之

若好古博雅

君子

後世若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之君子

與我同志

與我同慕古之意

亦

所不隱也

亦發明吾道庶幾傳而不至於隱蔽也

尚書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六十一

經部

尚書句解卷一

元 朱祖義 撰

堯典第一

堯書謂之典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是以典訓常蓋謂一書之中所載皆堯之常行也堯典於篇次實居第一然篇次之數非孔子之舊乃安國所定何以知之孔子所作書序舜典之後有汨作一篇九共九篇橐籥一篇其十一篇而後乃大禹謨堯典既第一舜典既第二又如此十一篇為孔子所定則大禹謨當第十四今乃云第三是知篇次之數安國所定

虞書

堯唐帝也書應謂之唐今云虞書者蓋其初堯典實題為唐舜典實題為虞禹謨實題為夏今

三篇俱謂之虞書者非史之舊乃孔子定書之後序正也何以知之左傳莊八年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襄二十八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莊襄之時夫子未序正禹謨實謂之夏書則堯典於孔子未序正前亦謂之唐書明矣雖然孔子於三聖之書雖不仍舊貫而必為之序正不俱謂之唐不俱謂之夏必謂之虞者蓋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實守一道故序正其書使同其題號者書同則道同也夫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以虞名書則上可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之道混然一致略無間斷

夫子之意顧不深歟

孔氏傳

孔安國孔子十一代孫也武帝時古文尚書厄於秦火而復出帝以其家書詔安國作傳

其所注解
謂之傳也

昔在帝堯

古者在於帝堯之時

聰明文思

其聰聰其視明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思筭

光宅天下

以其有是四德故居天下萬民之上而甚光顯也

將遜于位

將遜于

位也讓于虞舜

禪于虞舜

作堯典

於是作堯典書書序本自作一篇列於百篇之後鄭

玄馬融王肅皆以為孔子所作然觀其領略大意而盡於數言至於一字不可增損蓋聖人之文非吾夫

子莫能為也本在百篇之後今冠於每篇之首者安國之所分也

堯典

此二字史官之舊題古者

序自為一篇故每篇首揭其題以為一篇之目孔安國引序冠篇首因存而不去故今書諸篇皆重言本

目也曰言史官

若稽古帝堯

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曰放勳

謂能依倣上古

之欽明文思

其行己也敬其遇事也明發於政事而其文煥然運於心術而其思湛然

安

安

堯乃安安然初不矜耀

允恭克讓

方且信於盡恭而非偽誠於遜

讓而

光被四表

故其功德之光輝被及于四方之外

格于上下

格而至

天地之間

克明俊德

能明一己之大德

以親九族

以是德親睦九族如父族四父

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二也已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

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

姓二也茲其所以為九族也若以高祖至玄孫為九族則高祖非已所逮事元孫亦非已所及見果何以

親而睦

九族既睦

則九族盡和睦

平章百姓

以是德平和章顯百官族姓自

其分職率屬而言之曰百官自其分姓受氏而言之曰百姓

百姓昭明

百官族姓皆精白以

承休德而各揚乃職

協和萬邦

以是德合和天

黎民於變時雍

衆民大變於善時臻雍和

乃命羲和

堯乃總命處羲和之職者林少穎以謂下文言咨汝羲暨

和則羲和似人名余以經考之皆征言羲和廢厥職夫堯與仲康之時相去如此其遠若果人名豈有堯

時人名羲和仲康時人亦名羲和邪要之羲和乃官職名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也在顓帝時其職名重黎

自堯以至夏其職名羲和故揚子雲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和即重黎也然下文又言羲仲和仲羲

叔和叔蓋分掌四時相繼相承如伯仲叔季也以此別其次序

欽若昊天

使之敬順昊天之日月星

歷象日月星辰

歷以步其數歷者書也如洪範之歷數以紀日月星辰之先後者象以占

其象象者器也如舜典之璣衡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者

敬授人時

以考究天時以敬授於人

分命羲仲

又分命處羲仲之職者掌春也

宅嵎夷曰暘谷

居正東嵎夷之地禹貢嵎

夷既略亦在青州之正東謂之暘也以日出於東山谷皆明也嵎隅

寅賓出日

寅敬賓迎出日於東

若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

平秩東作

春屬於東必均平秩序春時農作之事

日中

星鳥

春分之時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半而鶉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

也

以殷仲春

以此可以正仲春之氣曰孟曰仲曰季舉仲而言蓋取中氣之得其正

厥民

析

其民於此時分析在田以耕以耨析音昔

鳥獸孳尾

鳥獸於此時乳化而交接孳字

申命

羲叔

申命處羲叔之職者掌夏

宅南交

居正南交趾之地史記五帝紀言黃帝之地南至交趾是

也

平秩南訛

夏屬於南必均平秩序夏時化育之事自苗而實即物之變化

敬致

敬致其

日之至周官言春夏致日左氏言日官居卿以致日蓋聖人南面視因其夏至之日至而致之以驗時氣之中

也
日永星火

夏至之時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大火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謂之日永星

火此舉十
二次也

以正仲夏

以此可以正仲夏之氣曰孟曰仲曰季舉仲而言蓋取中氣之得其

正也
厥民因

其民於此時因春所耕以耘以耔

鳥獸希革

鳥獸於此時毛羽希少而改革

分命和仲

分命處和仲之職者掌秋

宅西曰昧谷

居正西隴西之縣謂之昧谷以日入

於西山
谷皆暗

寅饒納日

寅敬饒送入日於西若帝嘗歷日月而迎送之是也

平秩西成

秋屬於西必均平秩序秋時成熟之事

宵中星虛

秋分之時晝夜相半各五十刻而虛星見於南

方正午
之位

以殷仲秋

以此可以正仲秋之氣曰孟曰仲曰季舉仲而言蓋取中氣之得其正也

厥民夷

其民於此時已見收成其心和平而樂易

鳥獸毛毳

鳥獸於此時毛羽更生而整理

銑

申命和叔

重命處和叔之職者掌冬

宅朔方曰幽都

居正北之方而謂之幽都

即幽州也史記五帝紀言黃帝之地北至幽陵亦是此地共工亦流於此

平在朔易

冬屬於北必均

平考察冬窮改歲之事

日短星昴

冬至之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昴星見於南方正午

之位謂之日短星昴此舉二十八宿也

以正仲冬

以此可以正仲冬之氣曰孟曰仲曰季舉仲而

言蓋取中氣之得其正也

厥民隤

其民於此時入居於隤暖之處

鳥獸毳毛

鳥獸於此時又

生毳細之毛以自溫毳冗

帝曰

堯言

咨汝羲暨和

咨命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

朞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周一年計三百有六十有六日

號為三百六十日積分餘六日有十二箇月六箇月小
又餘六日一年實有三百五十四日共餘十二日第二
年又餘十二日第三年又餘十二日共餘三十六日以
三十日閏一月猶餘六日所謂三年一閏是也第四年
又餘十二日第五年又餘十二日連前所餘六日共三
十日又閏一月所謂五年再閏是也而四時由此而定
歲功由此而成

允釐百工

然後百官信以治事

庶績咸熙

故衆官之功績皆熙然而廣大

帝曰

堯言

疇咨若時登庸

有誰可命順是登庸之任將登而用之使居帝位

放齊

曰

放齊言

胤子朱啓明

嗣子丹朱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史記亦云嗣子丹朱

帝曰

吁

堯言吁而疑怪之

嚚訟可乎

謂丹朱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其可授以天下乎嚚音銀

帝曰

堯言

疇咨若予采

有誰可命順我百揆之事將用為相

驩兜曰都

驩兜言都

而歎美之共工方鳩僝功謂今為共工之官者方始鳩聚著見其功可選用也共恭僝仕簡反

帝曰吁堯言吁而疑怪之靜言庸違謂為共工者言不顧行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象

恭滔天又象貌恭敬而心則傲狠自大如水之滔滔漫天帝曰堯咨四岳命主四方

方岳之職湯湯洪水方割大水湯湯逆流沸騰方為世害蕩蕩懷山襄陵蕩蕩

然泛濫山之高者懷而包之陵之卑者襄而上之浩浩滔天其聲浩浩然有滔天之勢下民

其咨在下之民皆咨嗟困苦有能俾乂有能治水者將使治之僉曰於四岳

采衆人之言先歎而美之於烏繇哉然後薦繇謂其才可用繇音哀帝曰吁堯吁而疑怪之曰

咈哉言其違戾而不可用方命圯族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方猶放放棄教命圯壞族類是

傾陷忌刻之

人也

岳曰

岳

然則已矣

試可乃已

但其試

治水則已

帝曰

堯姑順四岳之意而戒之曰

往欽哉

可往治水當處之以敬

九

載績用弗成

其功用果歷九年而不成

帝曰

堯

咨四岳

命主四方

朕

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自唐侯陟天子之位七十載年八十六

汝能庸命

汝

岳能用我之命

巽朕位

我將巽汝

岳曰

四岳

否德忝帝位

已之不德

適所以忝辱帝位

曰

明明揚側陋

如此則汝當明明然舉揚僻側淺陋之處賢者

師

錫帝曰

四岳遂率衆人共與帝堯言之

有鰥在下曰虞舜

有無妻而鰥

者在下謂之

虞舜可以當帝位虞其氏舜其名後因以虞為國號

帝曰俞

堯答曰然

予聞如何

我亦聞其

名但未知

為人如何

岳曰

四岳

瞽子

舜乃瞽者之子舜父本有目以其不能分別善惡時人謂

之

父頑

舜父心不則

母嚚

舜母口不道

象傲

舜弟名象又傲慢而

不

克諧以孝

舜皆能諧和

烝烝乂

使之進進以

不格姦

不至於為姦

帝曰

堯

我其試哉

我且試舜以

女于時

是

惡以害舜

言

我其試哉

考其行績

女于時

是

適人謂之女女去聲

觀厥刑于二女

觀其如何以禮

釐降

帝

二女子媯汭

舜果能以禮法治之降下二女媯汭音芮

嬪于虞

帝

雖貴從夫而居行婦

帝曰

堯美

欽哉

果能相

敬也

道于有虞之族也

此書所載皆舜之常行可以為萬世之常法故謂之舜典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

虞其氏舜其名後因以虞為國號舜初處僻側之地微賤之中

堯聞之聰明

堯聞其聰聽其視明

將使嗣位

將使繼帝位

歷試諸難

歷歷以諸難行之事試之作

舜典

於是作舜典書

舜典

此二字史官之舊題

曰

史官之言

若稽古帝舜

順考古道

而行之者帝舜

曰

重華協于帝

堯有此光華之德舜能重之亦有此光華之德合協于堯

而無異

濬哲文明

其德濬深宏也哲睿哲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

溫恭允塞

溫粹和也

恭恭敬也允信當也塞充實也

玄德升聞

凡八者即元德也舜雖潛幽遠處而實升聞於天朝

乃

命以位

堯乃命之

慎徽五典

以之任司徒之職而謹慎微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五常之教

五典克從

五典之教皆能順從初無違教之人也

納于百揆

納之宰

相之職而揆度百官之事

百揆時敘

百揆之事一時皆得其次序而無廢事

賓于四門

以之賓迎諸侯于四門

四門穆穆

四方諸侯來朝者皆和穆而又穆

納于大麓

堯

水為患使舜入山

烈風雷雨弗迷

暴風雷雨大至而舜不迷惑天地鬼神亦

林相視原隰也

或有相之者太史公亦謂山

帝曰

堯格汝舜

至汝

詢事

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弗迷

考言

謀汝以事而察汝之言

乃言底可績

汝之言皆能致行而可以立功

三載汝

陟帝位

三年使汝舜升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

舜乃遜于有德之人不肯陟帝位以繼堯

正月上日

舜既讓而堯不許舜乃以正月初一日

受終于文祖

受堯終帝位之事於

堯文德之祖宗廟

在璿璣玉衡

以璿玉為璣以玉為衡璣畫天文於其上可以運轉衡如蕭管

之狀舜以齊七政以齊上天日月五星之七事使如璣

察璣衡也肆類于上帝遂以物之類天者祀上天而告以陟位

圓則祀禋于六宗精意以享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

以圓丘也星辰也水旱也六者之可尊者望

于山川山川既遠則徧于羣神以至祀典不輯五瑞輯

收聚五等諸侯所執之玉既月盡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乃日朝覲

侯以觀其能否班瑞于羣后果皆賢無所貶黜然歲二月東巡

守舜乃於一年之間二月春之仲月至于岱宗柴至于

岱山為衆山之尊者燔望秩于山川又望東方山川之

柴以告至所以告天也望秩于山川神以序而祭之

肆觀東后

遂觀見東
方之諸侯

協時月正日

因而于四時之節氣
月之小大必以王朝

之正朔考而合之日之甲乙必以王
朝之正朔辨而正之則歷法定矣

同律度量衡

然後
律度

量衡可考而知度量衡生乎律而律之十二如黃鍾太
簇姑洗蕤賓夷則无射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
又生乎律之十二辰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故舜
欲律之十二度之分十丈尺量之命合升斗衡之銖兩
斤鈞考而校之使遠近內外均
同如一必先協時月正日也

修五禮

修明吉凶賓
軍嘉之五禮

五

玉

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各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各五寸

三帛

諸侯世子
執纁公之

孤執玄附庸
之君執黃

二生

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大
夫執鴈取其候時而不失其時

一死

士執雉取其守
死而不失其節

贊

五等諸侯與其國之卿大夫士各以
其所執贊見於天子贊猶言至執之

以自至也

如五器

亦如輯五瑞之器

卒乃復

終乃復還之

五月南巡守

五月夏時之中舜往南方巡省守土諸侯

至于南岳

至于南岳衡山

如岱禮

其燔柴以至於

諸侯卿大夫士贊見於方岳之下皆如岱宗之禮

八月西巡守

八月秋時之中舜往西方巡省

守土之諸侯

至于西岳

至于西岳華山

如初

如其初岱宗之所行

十有一月朔

巡守

十一月冬時之中舜往北方巡省守土之諸侯

至于北岳

至于北岳恒山

如西禮

又如西岳之禮

歸格于藝祖用特

巡守四岳既畢然後歸還京師至于文祖之廟其牲用牛

以告至也

五載一巡守

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出巡守四岳之諸侯

羣后四朝

由四

年侯綏要荒之諸侯各以一年朝天子于京師惟畿內甸服之諸侯執事於王庭朝夕見馬故無俟於朝

敷

奏以言

諸侯來朝者各敷陳進奏其言

明試以功

因其言而明審以試其果有功

車服

以庸

然後錫之車與服以顯其可用如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

肇

十有二州

洪水之初禹別九州水土既平舜始分為十二分冀為幽為并分青為營

封十有

二山

取十二州之山至高者以為疆域之表識

濬川

深十二州之川以通其流使無壅塞

象

以典刑

象者垂以示人蓋示民以常刑使知所避即周官垂刑象于象魏

流宥五刑

人有

罪據其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流之遠方以寬墨劓剕宮

大辟之

鞭作官刑

官事不治則立鞭箠之法以為治官之刑即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

闕鞭五扑作教刑

有學校之間不勤學道則扑之以為百是也

扑普
卜反

金作贖刑

人有過誤人作贖刑使入金以贖罪若呂刑所謂大辟疑赦其罰千鍰等所罰

之金即今之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周官攻金之工六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皆金名贖音蜀**青災**

肆赦

已所誤為為青因人致罪為災縱緩自急於為事為肆三者情輕舜赦之青省

怙終賊刑

怙恃其惡終於為惡賊害其此三者情重舜刑之怙戶

欽哉欽哉

敬而敬

惟刑之恤

哉

惟刑之憂恤惟恐其或濫

流共工于幽洲

共工象恭滔天故流之幽洲之地流者移其居

處若水之流

放驩兜于崇山

驩兜黨共工其罪同故放之崇山放者使之自治

竄三

苗于三危

三苗貪冒無厭故竄之三危之地竄者投奔之名

殛鯀于羽山

鯀九載績

用不成故殛之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罰此四罪而得其當故天下皆心服

二十有

八載

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求禪試舜三年，一在

八年，凡壽一百二十四歲。

帝乃殂落。

堯乃魂氣升于天，而殂體魄降于地而落。

百姓如喪。

考妣。

如失父母之。

三載。

三年之間。

四海遏密八音。

四海之內皆過絕金石絲

竹匏土革。

月正元日。

舜服堯喪三年已畢，乃於正月初一日。

舜格于文祖。

舜至文德之祖，廟告以即位。

詢于四岳。

有事則詢問於在內四岳之大臣。

闢四門。

闕

方之門以來四方之賢者。

明四目。

明四方之目，以視四方之事。

達四聰。

達四方之聰，以聽四

方之言。

咨十有二牧。

咨命在外十有二牧，養民之諸侯。

曰告之。

食哉惟時。

欲民之粒食足當使之因時以趨農。

柔遠能邇。

以柔道懷遠人，則能治邇人。

敦德允元。

敦崇有德之人

而難任人

以難任用人材不敢輕易也

蠻夷率服

則南

蠻夷莫不相率而來朝

舜曰

舜言

咨四岳

咨言四岳之大臣

有能奮庸熙帝

之載

有人能奮起其功廣亮之事者

使宅百揆

使之居宰相之職以揆度百官之事

亮采

惠疇

明其掌治掌教掌禮者之事各順其類而率屬

僉曰

衆人同詞而言

伯禹作司空

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已有功可用業國語云有崇伯鯀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必是禹代鯀為崇伯故謂之伯

禹帝曰

舜言俞以然其舉

咨禹

於是咨命禹

汝平水土

汝平治水土實有成

績惟時懋哉

今居是百揆之職必能勉

禹拜稽首

禹乃首至地為稽首而拜

讓于

稷契暨皋陶

讓于稷契與皋陶契音薛

帝曰

舜言俞以然之

汝往哉

汝可往居

百揆之職

帝曰棄

棄稷之名因其生時棄之隘卷

黎民阻飢

黎民之艱阻者在於飢餒

汝后稷播時百穀

汝居稷官當教民播種是百穀

帝曰契

舜命

百姓不親

百姓不相親睦

五品不遜

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五者尊卑品秩

之序皆不相順

汝作司徒

命汝為司徒之官

敬敷五教在寬

以敬敷布五常之教

於天下在於以寬待之不可急迫

帝曰皋陶

舜命皋陶曰

蠻夷猾夏

今蠻夷猾亂華

夏寇賊姦宄

肆為攻劫之寇殺人之賊在內曰姦在外曰宄

汝作士

汝為士師之官掌刑

以治

五刑有服

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各有所從犯某罪者從某刑

五服三就

刑

既各有所從則就其所存在者有三

五流有宅

有情可恕者又制為

五等流法以宥之而各有所處

五宅三居

五流之所處有三居大罪居四裔其次居九州之外其次

居千里之外

惟明克允

惟能審其刑而後能允當人之罪

帝曰

舜言

疇若予工

誰能順我百工之事

僉曰

衆人同辭而舉

垂哉

垂可勝任

帝曰

舜言

咨垂

於是命垂

汝共工

汝當恭謹百工之事

垂拜稽首

垂乃首至地為稽首而拜

讓于父

折暨伯與

讓于父折與伯與二臣先殊折鎬

帝曰

舜然

往哉汝諧

可垂

往居此職汝能諧和其事

帝曰

舜言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誰能順我山澤草木

鳥獸之事順者以時而取之也

僉曰

衆人同辭而舉

益哉帝曰

舜然

咨益

於

益汝作朕虞

汝可為我虞官

益拜稽首

益首至地稽首而拜

讓于朱虎熊

羆

讓于二臣

帝曰俞

舜然之

往哉汝諧

益可往居此職汝能諧和其事

帝曰

舜言

咨四岳

命四岳大臣

有能典朕三禮

有能主我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三禮者我

命之僉曰

衆人同辭而舉

伯夷

伯夷可勝任

帝曰俞

舜然之

咨伯

於是命伯

汝

作秩宗

汝為秩宗之官謂以序祭祀而尊崇三禮

夙夜惟寅

惟早夜寅敬

直哉惟

清

正直而不溺清潔而不汙

伯拜稽首

伯夷首至地為稽首而拜

讓于夔龍

讓于二臣

帝曰俞

舜然之曰

往欽哉

汝可往居此職敬以處之

帝曰夔

舜命

命汝典

樂教胄子

命汝主樂教長子王制王太子王子屏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周官大司樂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即此職也

直而溫

此下即教以樂德蓋

直者常勁正而不溫
和故因直而教以溫也

寬而栗

寬者常急緩而不莊
剛栗故因寬而教以栗

而無虐

剛強常失於苛虐
故因剛教以無虐

簡而無傲

簡易常失於傲慢
故因簡教以無傲

詩言志

此下即教以樂語也
蓋詩者志之所之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是詩所以言志

歌永言

言不足而嗟歎永歌
是歌所以永長其言

聲依永

人聲有洪纖高下
樂聲有宮商角徵羽
故樂聲常依

隨永言而作

律和聲

又以十二律
和樂之五聲

八音克諧

然後金石絲竹
匏土草木之八

音單出為聲雜出
為音莫不諧和

無相奪倫

無相奪
其倫理

神人以和

足以感
人與神

之和則胷子之德
安得不歸於中和

夔曰

夔自述作樂
之效而言

於予擊石拊石

磬

樂之難和也詩曰
執鼓淵淵喤喤管
聲既和且平依我
磬聲以此知樂之
和由石聲而依之
也於我大以擊之

小以拊之和其所難和

百獸率舞

則百獸之難感也今也間樂之聲率舞於前自有以感物之所

難帝曰龍

舜命龍曰

朕聖讒說殄行

我疾惡小人為讒邪之言殄絕君子之行聖情

入殄田上行去聲

震驚朕師

震動驚恐我衆

命汝作納言

命汝為納言之官

夙

夜出納

早夜之間出上之言於下使臣民於人君之德意志慮無不畢達納下之言於上使人臣於下

之問

諷刺無不周知上下情通則讒說自止

朕命惟允

我以是命汝汝惟信以行之

帝曰

咨汝二十有二人

命汝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居職者合四岳十二牧為二十二

欽哉

敬哉

惟時亮天功

惟因時而明天之事如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刑曰天討無非天

也命三載考績

三年之後考滿之功

三考黜陟幽明

至於三考九年升陟有功者以

顯明其功退黜無功者於幽隱之地使不得顯揚於世

庶績咸熙

如此則眾功皆廣矣

分北

三苗

其時惟三苗弗即功已竄其居於三危今又久而不悛於是分別北背其黨北音背

舜生三

十

舜生三十年在側微之中

徵庸三十

堯召用歷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

在位五十

載

堯崩服喪三年其一年已在三十之數又在位為天子五十年是為舜壽一百一十二歲

陟方乃

死

然後升遐而死

帝釐下土

此下乃十一篇亡書序謂舜經理天下之土

方設居方

隨方而設其居方之法

別生分類

別其族姓之生使知尊祖分其合族之類

使知相從別黿

作汨作

於是作汨作之書其書雖亡大意言治民之功興汨骨

九共九篇

於是作九共之書九篇其書雖亡大意言九州土地所生不同其貢物亦異共音恭

橐飫

於是作橐飫之

書其書雖亡大意言
勞賜斯民亦厚橐獒

尚書句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六十二

經部

尚書句解卷二

元 朱祖義 撰

大禹謨第三

序書者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後之君子亦曰禹以功臯陶以謨不聞禹有謨也

今此篇以大禹謨名詳觀所載又皆非大禹之言大禹不過克艱與六府三事數語而已何也禹非不能言所謂謨者即言其所能行臯陶非無功所謂功者即行其所能言聖賢之德其可以一端求歟

臯陶矢厥謨

臯陶矢陳其謨陶搖

禹成厥功

禹成其功

帝舜申之

帝舜重美

子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於是作此二篇之書

大禹謨

舊竹簡所標之題

曰

若稽古大禹

史官言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大禹

曰文命敷于四海

謂其有文

德之教命祇承于帝

能祇敬繼承

曰

禹言

后克艱厥后

君盡

君之道而能

臣克艱厥臣

臣盡臣之道而

政乃乂

則政乃治

而政教禮刑無不理

黎民敏德

由是衆人皆敏疾於修德

帝曰兪

舜言兪所以然之

允

若茲

惟堯信能如此

嘉言罔攸伏

故人有嘉謀嘉猷皆入告於上而無所隱伏

野無

遺賢

草野中有賢皆得仕於朝而無所遺棄也

萬邦咸寧

萬邦以此皆安

稽于衆

堯猶

稽考於衆人以訪政治之得失

舍己從人

舍己所謀以從人所謀

不虐無告

民窮而無

告者堯則哀矜之而不虐

不廢困窮

士之失職困窮在下者堯則任用而不廢

惟帝時克

凡此惟堯是能

益曰都

益於是言都以申美帝堯

帝德廣運

謂堯德大於運用其於前數者

亦優為之乃聖乃神故自大而化之而言乃謂之聖乃武乃

文自武之可畏而言乃謂之武皇天眷命由是皇天眷佑而命之

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盡有四海之廣禹曰禹乃惠迪吉

信乎順道而行從逆凶從逆而行則惟影響吉凶之來則天應以吉

響應益曰吁益遂吁戒哉謂人君所以順道而不儆戒

無虞當儆戒於無事可度之時罔失法度無失法度而罔遊于逸無遊

于安罔淫于樂于樂任賢勿貳知其賢而任之必去邪

勿疑知其邪而去之必疑謀勿成去邪而疑必待謀之

百志惟熙

微戒如此則百為之志既廣且明何向不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

無違道以干求百姓之譽

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無逆百姓以從己所欲

無怠無荒

惟無怠惰無荒忽

四夷來王

則是聖君在上四夷莫不來朝享而尊為王

禹曰於

禹於是歎美而言於音烏

帝念哉

舜其念於心而不忘者無他

德惟善政

以德為政

政在養民

所謂善政惟在養民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六

所以養民之身也疏鑿鑽灼使水火適其用冶鑄矯揉使金木成其材墾闢播種使土穀全其利而六府無不

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三者所以養民之心也正民之德使無偏而無黨利民之用使

求得而欲從厚民之生使家給而人足而三事無不和矣

九功惟敘

合之為九功修和而得其叙

九敘惟歌

九者得其敘則民皆頌而歌舞之

戒之用休

然後警戒之以休美使知勤於

此者有無窮之美利

董之用威

董督之以威使知怠於此者有可畏之刑威

勸之以九

歌

復以前日九敘之歌勉之使之歌詠其事樂而忘勞

俾勿壞

凡此皆所以使民共起修和九功而

壞帝曰俞

舜聞禹言信而然之

地平天成

謂在地之水土既平在天之時既成

六府

三事允治

六府三事信乎其治

萬世永賴

為萬世永賴而無所終窮

時乃功

是皆

汝治平水功致之

帝曰

舜言

格汝禹

至汝禹

朕宅帝位

我居帝位

三十有

三載

舜至六十二始即位至此三十三年壽九十五矣

耄期倦于勤

禮記八十九十曰耄

百年曰期頤期要也頤養也謂年老不知衣服食味惟要孝子頤養實倦怠於勤勞之事

汝惟不怠

汝惟不

總朕師

總攝我衆民

禹曰

禹答云

朕德罔克

我德不能勝任

民

不依

民不依附我

皋陶邁種德

皋陶遠種其德如農之種植

德乃降

德乃下及

於黎民懷之

衆民皆懷歸之

帝念哉

舜當念念於皋陶而不忘

念茲在茲

念其

可受此位者

釋茲在茲

捨皋陶之外求之餘人無有及惟在此皋陶則可受此位者亦在此

皋陶

名言茲在茲

名言於口以爲在此皋陶

允出茲在茲

信出於心亦以爲在此皋

惟帝念功

惟舜當於此念其功而用之

帝曰皋陶

舜於是稱美皋陶而命之曰

惟茲臣庶

惟此羣臣庶民

罔或干予正

無或有一人敢犯干五常之正理者

汝作

士

實惟汝皋陶作士師之官

明于五刑

能明審于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

以弼五教

以佐五常之教所不逮

期于子治

其所期望者直期如我之欲治

刑期于無刑

施刑

之際必欲天下皆為君子長者之歸可以致無刑之效

民協于中

民皆合於中道無一夫犯法者

時乃功

是汝皋陶之功

懋哉

可不勉哉

皋陶曰

皋陶又復歸功於舜而言

帝德罔

愆

叶中之效實本於帝德無愆過而適中

臨下以簡

欲能臨蒞其下以簡略

御衆以

寬

御治其衆以寬恕

罰弗及嗣

罰止其身不及其嗣

賞延于世

賞不止一身而延及後世

宥過無大

過誤而犯雖大罪亦在所宥

刑故無小

故意而犯雖小罪亦在所刑

罪

疑惟輕

可以刑可以無刑罪之疑也罰疑從去故惟輕

功疑惟重

可以賞可以無賞功之疑

也賞疑從予故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與其殺無罪之人寧可失不常之罪而不

誅及好生之德

由是帝舜好生惡殺之德

洽于民心

決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

于有司

於此民皆知自愛用不犯有司之法

帝曰

帝再申美臯陶之功而言

俾予從欲

以治

使我得治以從所欲而治

四方風動

四方之民如風動而草偃日趨於善

惟乃之

休

實汝之美

帝曰來禹

舜命禹來

降水儆予

天以洪水為灾儆戒於我

成允成

功

汝之治水自信其必能成功

惟汝賢

所以惟汝賢

克勤于邦

能勤勞于邦

克

儉于家

能節儉于家

不自滿假

不自盈且大

惟汝賢

惟有汝賢

汝惟不

矜

汝惟不以其能誇耀於人

天下莫與汝爭能

則天下自莫有與汝爭能

汝惟不

伐

汝惟不以其功誇大於人

天下莫與汝爭功

則天下自莫有與汝爭功

予懋乃

德

此我所以懋勉汝之德而使汝不已

嘉乃丕績

嘉美汝之大功不敢少忘

天之歷數

在汝躬

以天之歷數推之君位當在汝之身

汝終陟元后

汝終升大君之位

人心

惟危

奈何人君惟有一心人欲之役於心者既危而難安

道心惟微

則天理之存於心者遂微

而易

惟精惟一

吾惟精專而不雜純一而不二

允執厥中

信以執其中道斯可矣

無稽之言勿聽

然無所考合於古而言者謂之私言亦足以惑吾之中也吾則不聽

弗詢

之謀勿庸

無所詢訪於衆而謀者謂之私謀亦足以惑吾之中也吾則不用

可愛非君

可愛者非君乎

可畏非民

可畏者非民乎

衆非元后何戴

苟民不愛君則衆非長君

何所奉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

君不畏民則君非衆人無與守

欽哉

居民相須如此汝不

可不慎乃有位

以謹守汝所有之位

敬修其可願

以敬修汝之所可願欲者

四

海困窮

苟四海之民至於困窮無吉而不恤

天祿永終

則人君所享之天祿長絕矣

惟

口出好興戎

惟口之所發或出好以賞善或興戎以罰惡一定而不可變

朕言不再

則我之所以命禹者亦一定而不可易豈可再乎

禹曰

禹乃辭曰

枚卜功臣

更可有歷

功之臣卜之若枚數然

惟吉之從

惟其吉者從之

帝曰禹

舜命禹

官占

且帝王立

卜筮之官於卜占之際

惟先蔽志

惟先蔽以在己之志

昆命于元龜

然後始命于大

龜以卜之

朕志先定

今我之志其欲禪禹者已先定於中矣

詢謀僉同

又詢謀咨問於

衆人其致意於禹者衆皆同辭矣

鬼神其依

鬼神依隨其所謀

龜筮協從

故見於卜

龜筮筮之際
無不合從

卜不習吉

汝又欲使我枚卜夫再三瀆

禹

拜稽首固辭

禹首至地為稽首而拜堅以辭之

帝曰毋

舜言毋以禁止之毋音無

惟

汝諧

惟汝能諧和其事

正月朔旦

乃以明年正月一日

受命于神宗

禹受命於

堯廟祭法曰有夏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

率百官若帝之初

率百官若舜攝

位之初在璿璣而下是也

帝曰

舜言咨禹

命

惟時有苗弗率

向者已遷有苗之君

於三危惟是有苗之惡黨又不率教

汝徂征

汝禹可往征之

禹乃會羣后

禹乃會聚羣諸

侯誓于師曰

誓于衆曰

濟濟有衆

有衆濟濟而盛

咸聽朕命

皆聽我誓命

蠢茲有苗

今蠢動作亂者惟此有苗蠢春允反

昏迷不恭

昏昧迷惑不敬上帝

侮慢

自賢

輕忽上之教命而自以為己賢

反道敗德

反正道而從邪道敗

君

子在野

君子則弃在野

小人在位

小人則用在位

民棄不保

民既弃之而不與守

國

天降之咎

天亦降下災咎而不恤

肆予以爾衆士

故我以爾等衆士

奉

辭伐罪

奉其可伐之辭以伐彼可伐之罪

爾尚一乃心力

爾庶幾一

其

克有勳

則能有成功矣

三旬苗民逆命

禹奉帝命討罪以師臨之一月有苗之民乃奉

迎帝命而來服如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皆解逆為迎是時有苗之民雖迎逆順從

其命令有苗之國

益贊于禹曰

故益乃贊佐于禹曰

惟德動天

天雖

遠矣惟德無遠弗届

德無遠而不至况有苗乎

滿招損

苟自滿則適以招損謙

受益

惟自謙則可以受益

時乃天道

虧益益謙是乃天道之常禹宜以謙沖為德不與苗較則

苗自服

帝初于歷山

且如舜初以側微居歷山

往于田

往耕于田

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

日日號泣哀籲于旻天以不得意于父母

負罪引慝

惟自負荷其罪引咎

於已祗載見瞽瞍

一旦舜敬以其事見瞽瞍

夔夔齋慄

夔夔然恐懼而有齋莊嚴慄之

容瞽亦允若

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況有苗乎

至誠感神

且幽而莫測為神可以至

誠而感動

矧茲有苗

況此有苗小人耳反而自修何憂不格

禹拜昌言曰兪

禹於

是拜受益之善言兪以然之

班師振旅

遂還師於有苗之國整理其衆而歸

帝乃誕敷

文德

舜乃大布文德以懷來之

舞干羽于兩階

舜干羽於賓主之兩階即文德也所以示

偃武修文之意干楯也羽翳也皆舞者執之以修闡文教

七旬有苗格

故有苗國君之惡黨知舜

待我之厚其退省至乎七旬乃舉國而至

皋陶謨第四

此篇其初因禹之問荅其後皆皋陶所陳之謀謨可為萬世帝王之法故名之以皋

陶謨

皋陶謨

孔子於大禹謨總序此篇故此篇只從古書所揭之題起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

史官言順考古道而行之者皋陶

曰允迪厥德

皋陶告大禹曰凡為臣欲以至誠啓迪人君之

德者謨明弼諧必須所進之謨明然後其所輔弼自

禹曰

俞禹於是如何

問其當如何

皋陶曰都

皋陶言都

慎厥身修

謂不過告人君以思永思為長惇叙九族厚以次叙九族則家齊矣

庶明勵翼

衆明之臣勉勵輔翼則國治矣

邇可遠在茲

夫近而吾身以至家國既可如

是而治然後遠而治天下不外乎此道則天下平矣

禹拜昌言曰兪

禹於是拜皋陶之善言兪

之然皋陶曰都

皋陶又推廣其義先美而後言

在知人

為治之道在於知人而無一賢

之不

在安民

在於安民而無一民不得其所

禹曰吁

禹於是嗟歎而言

咸若時

知人與安民皆順是二者而行

惟帝其難之

雖堯尚以為難

知人則哲

蓋知人則在於

明能官人

然後能官使人才

安民則惠

安民則在於恩惠

黎民懷之

然後

衆民懷歸之

能哲而惠

惟帝堯能盡己之哲以知人善任使如孟子所謂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將

見承流宣化者各任其職而思惠足感黎民之懷

何憂乎驩兜

則黨惡如驩兜何必憂之

何

遷乎有苗

頑如三苗何必遷之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巧言令色靜言庸違

其儉壬如共工何必畏之

皋陶曰都

皋陶又先美而後言

亦行有九德

知人雖難在於

知其所行之行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德

然後言論其人有九德

乃言曰

乃敢言論

曰載采采

此人之德見於行某事行某事歷歷指實而言之

禹曰何

禹問何謂九德

皋

陶曰

皋陶言

寬而栗

寬者易失之縱必貴於莊栗

柔而立

柔者易失之懦必貴於有

立志愿而恭

淳朴謹愿者常略於外貌必貴於恭肅

亂而敬

有治亂之才者常恃才輕物必

貴於莊敬擾而毅

循理安分之人多失於無斷必濟以果毅

直而溫

直情徑行之人多失於不

能容物必簡而廉

簡率之人常不謹細行

剛而塞

剛者當行

而行無所避忌然多色厲而內荏故貴于塞實

彊而義

強者執己所是不為衆撓然多動不合宜故在

於彰厥有常吉哉

人君當彰顯擢用九德之中有常善而不變者即立政庶常吉士是也

日宣三德

治一家者其事略卿大夫當日宣達夫人有九德之三者

夙夜浚明有家

使之夙夜深明所有一家之事浚峻

日嚴祗敬六德

治一國者其事詳諸侯當日嚴之祗之

敬之以用夫人有九德之六者

亮采有邦

使明其事於所有之邦

翕受敷施

至於天子

有天下比侯國又詳故必合衆人之有九德者受之以敷布施於列職之間

九德咸事

如此則九

德之人皆趨於事

俊乂在官

俊而有德乂而有才者皆在官

百僚師師

百官僚屬皆相

師法百工惟時

以之治百事皆得其時

撫于五辰

故能順金木水火土之五辰木王春

火王夏金王秋水王冬土王四季百事皆因時而作

庶績其凝

宜衆功之有成

無教逸欲

有邦

人君所為諸侯所法無教安逸縱欲於有邦之諸侯

兢兢業業

惟當兢兢而戒謹業業而

懼一日二日萬幾

誠以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事之繁安危治亂之機常存於細微之際

無曠庶官

不可曠廢衆官

天工人其代之

以人君所治皆天之事必須人以代治之

天叙有典

天次敘人所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道

勅我五典五惇哉

天雖序之必須人以代天勅正我之五典然後五典有惇厚之風

天秩有禮

天秩敘人有吉凶渾

實嘉之五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

天雖秩之必須人以代天因我之五禮然後可以常行而

不惑同寅協恭和衷哉君臣可不同其寅畏叶其恭謹天

命有德以至有德者天所命五服五章哉必人代天彰之以五等之服天討有

罪有罪者天所討五刑五用哉必人代天用之以五等之刑政事懋哉懋哉

如是則人君于刑賞之政事可不勉而又勉哉天聰明況天至聰明自我民聰明乃

我民視聽天明畏天至明畏自我民明威因我民好惡為明威達于上

下天位乎上民位乎下當相通達敬哉有土有土之君位乎天民兩間可不敬哉皋陶曰

皋陶又朕言惠我言順理可底行可致而行禹曰然俞乃言底可

績汝言豈但可行致而行之必有成功皋陶曰皋陶又言予未有知行我之言成功實在

禹我未
有所知

思曰贊贊襄哉

但心之所思口之所言惟欲相成禹之功而已

益稷第五

書之名篇未嘗有以二臣共一篇者以益與稷道同德合無有異志故以名其篇

益稷

二字史官舊題

帝曰

舜言

來禹

呼禹來

汝亦昌言

汝亦陳善言

禹拜

曰都

拜而歎美

帝予何言

先稱帝而後謂皋陶之謨既已盡善我復何言

予思日孜

孜

我但思念日日孜孜以盡躬行之力耳

皋陶曰吁

吁嗟而疑怪之

如何

問禹孜孜者何

禹曰

禹乃言

洪水滔天

洪大之水其勢漫天

浩浩懷山襄陵

浩浩然盛

大包山

下民昏墊

在下之民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不自知墊玷

予乘四載

我乘

此四種之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以板為之其狀如箕以板行泥上山乘橐以鐵為之其利如錐長半寸施

之履下以
上山不跌

隨山刊木

隨山勢刊除其木
開通障蔽以致功

暨益奏庶鮮食

與益因其焚烈助我治水所得新
殺鳥獸之鮮者進之庶民以充食

予決九川

我決九州
川澤之水

距四海

使至於海則
大小有所歸

濬畎澮距川

濬導畎澮之水使至
川則水有所歸案考

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乃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

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

洪水既平與稷播種而進衆民以稼穡
艱難而後成食又以決川所得魚鼈殺

而鮮者充
民食之乏懋遷有無化居

然後懋勉斯民使遷有之無
變化其物之居積者如魚鼈

徙山林材木
徙川澤是也

烝民乃粒

衆民乃享
粒食之利

萬邦作乂

萬邦之民
皆趨於治

臯陶曰兪

臯陶
言然

師汝昌言

謂我當師
法汝昌言

禹曰都

禹又先
美後戒

帝

慎乃在位

謂舜謹慎乃可在位

帝曰俞

舜言然

禹曰

禹言

安汝止

謂舜當安

行汝之所當止謂人君止於仁是也

惟幾惟康其弼直

又慮事之微於未著圖國之安於未

危然後輔弼之臣敢於盡正直之義

惟動丕應侯志

一有動作已為而人大應之未為而人待

其以昭受上帝

宜其以此而明受上天之眷

天其申命用休

天其重命之以

休美之命而不已

帝曰吁

舜言吁以歎其如此實賴人臣之助

臣哉鄰哉

欲盡臣之職者

必有以親於君

鄰哉臣哉

能親於君者斯可盡臣之職

禹曰俞

禹言俞以然之

帝曰

舜乃

臣作朕股肱耳目

君有動作視聽實須臣以為股肱耳目之助

予欲左

右有民

我欲左右扶持所有之民

汝翼

汝禹當為朕股肱以輔翼之

予欲宣力四

方

我欲布治功於天下

汝為

汝禹為朕股肱代我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

我欲觀古

人取象於物以作服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制自黃帝堯舜因之

日

月星辰

此下即十有二章取象於物也日月星辰謂之三辰取其明

山

取其靜

龍

取其變

華蟲

雉也取其文

作會

讀為繪謂以五色繪畫前六者於衣

宗彝

宗廟彝尊取其孝

藻

水草取其潔

火

取其能照

粉米

取其養人

黼

如斧形取其斷音甫

黻

為兩己相背取其能辨音

弗

絺繡

絺讀為黼展里反黼綌謂縫也以絺繡施之前六者絺以為繡施之於裳絺蚩

以五采彰施

于五色作服

取象十二章之物以五采明施青黃白黑赤五色或繪畫或刺繡以為上衣下裳以

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者言之則曰色

汝明

汝禹當為朕目以明制度

予欲聞六律

我欲

聞六律即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五聲

單出為聲即宮商角徵羽

八音

雜出為音即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以律和聲而播之於八音以為樂

在治忽

以是樂察政事之治亂

以出納五

言

以是樂出五言謂受君之言以播於樂使其言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聲民間之者皆洞曉上意以是樂

納五言謂采民之言以播於樂使其言亦合於五聲君聞之足以為戒

汝聽

汝禹當為朕耳以聽之

予違汝弼

我有違失汝禹當弼正之

汝無面從

汝無面從其君以為是

退有後

言

退則背議其君以為非

欽四鄰

故我欽敬左右前後鄰近之臣忠於弼違糾過者

庶頑

讒說

或有不以弼違為意多為是心不則德義肆其巧言謗上

若不在時

意本在是而言似不

在是者**侯以明之**

汝當講射侯之禮以明其賢否

撻以記之

若果頑然不可化必鞭撻

之使記過而不忘

書用識哉

又書其過於冊以記其欲並生哉

惟欲與之並生於世而為善之歸耳

工以納言

又使樂工採其言以納之

時而颺之以

其格不格者格則承之庸之

至於善則受而用之

否則威之

不至於善

則威之以刑

禹曰俞哉

案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未諾然也今

禹言俞所以然舜之言俞哉又未敢全以舜之言為然者

帝光天之下

蓋謂堯德之光為能及於

至于海隅蒼生

又至於四海之隅草木蒼然而生之處

萬邦黎獻

則萬邦衆

賢共惟帝臣

皆欲共為帝者之臣

惟帝時舉

惟帝舜一時舉而用之是矣又安有庶頑

讒說勞帝刑威之用邪

敷納以言

賢者既舉必使之敷陳嘉言以納於上

明庶以功

明其衆庶之賢否者又當以功車服以庸有功則旌以誰敢不讓若然則誰

敢不謙遜其志不敢不伐以立功邪敢不敬應又誰敢不以敬而應帝不

時帝苟不敷同日奏罔功則布同天下皆日無若丹朱

傲無如堯之子丹朱傲狠漢書溝洫志云堯禪舜朱處丹為諸侯則朱是名丹是所封之國惟慢遊

是好惟怠慢之傲虐是作所作者傲而至于虐罔晝夜額額無有晝夜

慢遊傲虐額額然罔水行舟又矜其勇力朋淫于家多聚

朋黨而淫亂于家用殄厥世所以用絕于世予創若時我懲創

是娶于塗山故娶塗山氏之女辛壬癸甲辛日娶至甲日即啓

呱呱而泣

其後有子名啓呱呱然泣呱呱

予弗子

禹過其門亦不以子故而留以撫字之孟

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

惟荒度土功

惟大謀度乎水土之功

弼成五

服

水土既平然後五服之制古有成法禹於是輔成之使復其舊

至于五千

每服五百里五五共

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為五千里南北相距為五千里直方為萬里

州十有二師

甸侯綏

里是九州之內也每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

外薄四海

要荒各一千里是九州之外也薄近四海

咸建五長

每一服皆五人為長

各迪有功

故內外相維蹈迪其職而各底成功

苗頑

弗即工

獨有苗頑不率不肯就官立功

帝其念哉

舜當以苗民為念

帝曰

舜聞禹言

乃歸美其功而言

迪朕德

內外所以各迪我德而有功者

時乃功惟敘

皆是汝治水能

致九功

之惟敘
皋陶方祗厥敘

皋陶方始得以敬承汝功之有其敘

方施象刑惟

明方始施象刑而明以示人如周官垂刑象于象魏使人知畏而保其功於無窮

夔曰

夔乃自述其作

樂之功

戛擊鳴球

鳴球玉磬也戛擊之則鳴戛稭

搏拊琴瑟以詠

搏拊琴與

瑟以歌詠燕禮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

祖考來格

祖考感樂之和而來至

虞賓在位

丹朱雖頑以堯之後為賓於虞亦在助祭之位

羣后德讓

與羣諸侯相讓

下管鼗鼓

燕禮

曰堂下之樂以管為主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耳旁自擊以出音

合止祝敔

祝狀如漆桶方

一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錐柄左右擊以合樂於始也敔狀如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二尺櫟之

以止樂於

笙鏞以間

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上而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吹笙擊鏞以次

終敔語

作鳥獸蹠蹠

雖鳥獸微物亦感至和蹠蹠然而率舞蹠音鏘

簫韶九成

簫韶舜樂總名

合奏九變而樂成以象九功之成

鳳凰來儀

至靈如鳳凰亦感其和而來有容儀之可觀

夔

曰夔又自述作樂之功而言

於予擊石拊石

石磬也八音之中石為難和於我大擊小拊

百獸率舞

百獸感其和而皆舞

庶尹允諧

衆正官之長亦有所感信皆諧和

帝庸

作歌曰

舜乃用功成作樂之意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今雖天命眷顧常當

警勅不可以治功成而自忽惟時以趨事惟幾以察微

乃歌曰

乃歌云

股肱喜哉

股肱

喻臣也大臣喜而樂於赴功

元首起哉

元首喻君也人君之治功翕然奮起

百工熙哉

百工之職業自然廣大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

手至首為拜手首至地為稽首大言

宣於庭
念哉
我等當思念帝歌

率作興事

相率作興政事

慎乃憲

謹慎汝之常法

欽哉

敬哉

屢省乃成

再三循省汝治功之成

欽哉

敬哉

乃賡載歌曰

陶

乃又賡續帝歌有未盡者載成其歌云

元首明哉

君明於上

股肱良哉

則臣忠於下

庶事康哉

然後庶事安康而無紊亂

又歌曰

皋陶又歌以為戒云

元首叢脞哉

人君親細碎不務大略肩肩侵臣職脞取果反

股肱惰哉

則人臣怠惰不共乃職事

萬事墮

哉

然後萬事從而墮廢矣墮音隳

帝拜曰俞

舜乃拜受其言俞以然之云

往欽哉

今

以往君臣皆當敬其事而行之

尚書句解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六十三

經部

尚書句解卷三

元 朱祖義 撰

禹貢第一

禹貢之書雖曰治水之後任土作貢在堯舜授受之時以禹有天下實本乎此孔子所以

因其舊而冠於夏書之首然是書之作首別九州次言治水又次言田賦土貢終言朝覲達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獨以貢名篇者誠以禹治水之功既成條陳九州所有以為貢賦之法用以告成功於上使上之人案此為取民常制實以任土作貢為上故特以貢名焉

禹別九州

禹分別九州之疆界別釐

隨山濬川

隨山之勢深濬川流

任土作貢

任土地所宜制為貢之等差

禹貢

此二字作書者揭本篇之題首

禹敷土

禹敷布其土而散之

使水通流隨山刊木

隨山之勢斬木通道

奠高山大川

定九州之高山大川表其疆域

冀州

帝堯所都故禹治水首從冀起

既載壺口

壺口山在冀州河之東北屈縣東南禹始有事

於壺口之西鑿為龍門以通河

治梁及岐

梁山在雍州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雍州扶風美陽

縣西北苟禹不於梁岐之東鑿為龍門以通河則冀州河水為患無有平寧

既修太原

高平曰原

漢以為太原郡汾水所出禹導汾水故治太原

至于岳陽

然後至于岳山之南在太原西南屬河東

郡汾水所經自東入河

覃懷底績

河內郡有懷縣即此覃懷也自覃懷致功

至于衡漳

然後至于北導漳水衡即橫字漳水橫流入河

厥土惟白壤

其土色白性壤而太柔

厥賦

惟上上錯

賦出於田其賦第一或有凶荒雜出第二

厥田惟中中

其田第五等

恒

衛既從

恒水出恒山曲陽縣東入寇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薄沱河今二水既從故道而流

大陸既作

廣平曰陸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今既可耕作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居島之夷

今皆得食鳥獸肉而以皮為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海在其

南河又其南禹自海入河逆流而西以

濟河惟兗州

兗州

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在夾掖之右

疆界東南據濟據跨

九河既道

河自冀大陸北流入兗分為九道徒駭太史馬

也西北距河距至也

頰覆釜胡蘇簡潔鈎

雷夏既澤

雷夏在濟陰城南西北其故東西二十里南北

十五里即舜所漁之澤昔

灘沮會同

二水會同入雷澤

桑土既

嘗散漫今既聚而為澤

蟄

然後宜植桑於土以享蠶桑之利

是降丘宅土

洪水之初民皆升高丘避水今水既平兗

民於此得下丘以居平土

厥土黑墳

其土色黑性墳起墳音墳

厥草惟繇

厥草繇茂厥

木惟條

其木條而長

厥田惟中下

田第六等

厥賦貞

賦正與田相當亦是六等

作十有三載乃同

洪水之害河為甚究又河之下流比餘州其害又甚故耕作十有三年其

賦法乃與他州同

厥貢漆絲

貢出於土其所貢漆與絲

厥篚織文

可以篚盛以貢者有

織而成文錦綺之屬

浮于濟漯

以舟行水曰浮浮于濟漯之水漯塌

達于河

以水入水曰達

入河以通帝都

海岱惟青州

青州疆界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嵎夷既略

即堯典宅嵎夷

東方極地也既為之封略者恐其有猾夏之變

濰淄其道

濰水在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

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于

厥土白墳

其土色白性墳起

乘博昌縣入海皆順其故道而流

海濱廣斥

青州在海之濱其地迎闊土斥鹵而鹹可煮為鹽

厥田惟上下三等厥

賦中上

賦第四等

厥貢鹽絺

其貢鹽即廣斥之地所出貢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

貢海物魚類錯雜非一

岱畎絲枲

岱山之谷宜桑貢絲宜麻貢枲枲西上聲

鉛松怪石

以金則產鉛以木則產松怪石石似玉者

萊夷作牧

萊山之夷水退可牧牛馬

厥篚檿絲

可篚盛以貢者檿檿絲也其絲可為琴瑟絃

浮于汶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今以舟浮于汶

達于

濟

從西南入于濟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以至冀都

海岱及淮惟

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境也

淮沂其乂

淮水出桐柏山在豫州南陽平氏縣

東南沂水出太山蓋縣臨樂子山二水發源雖不在徐境而經流徐州大為徐州之害今其已治

蒙羽

其藝

則蒙羽二山其可種藝矣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大野既瀦

大野澤在山陽距野縣北水所傳曰瀦大野既足以傳水

東原底平

則廣平曰原必致功而後地平

可耕即今之東平郡在徐之西

厥土赤埴墳

土色赤性埴而粘墳以起

草木漸包

草木

進長而叢生

厥田惟上中

二

等厥賦中中

五

等厥貢惟土五色

青貢

黃白黑赤五色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方色與之歸國立社

羽畎夏翟

羽山即蒙羽之

羽其畎谷出夏翟雉也其羽為旌旂之飾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有葛嶧山其南產特生之桐可中

琴瑟之用泗濱浮磬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睢陵縣入淮泗水之旁出石浮水上可為磬淮

夷蠃珠暨魚

淮水上夷民獻蚌出珠與魚蠃音駢

厥篚玄纁綺

可篚盛而貢者纖細

黑繒纖細白繒

浮于淮泗

浮舟于泗以入淮

達于河

然後達河至帝都

淮海惟

揚州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

彭蠡既豬

彭蠡澤在揚州境內豫章郡彭蠡縣東乃江漢

水所會即今鄱陽湖在南康軍星子縣南江州彭澤縣西今既足豬停其水

陽鳥攸居

陽鳥近澤

地名水退其地可居

三江既入

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

乃南江也其後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為南北乃北江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三江之中乃中江也此三江既入于海

震澤底定

震澤之水多震動而難定者致定矣

篠簜

既敷

竹小曰篠大者曰蕩既敷布而生

厥草惟夭

其草少長

厥木惟喬

其木惟喬

厥土惟塗泥

土卑濕

厥田惟下下

第九

厥賦下上錯

其賦第七

雜出 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其貢惟金銀銅三品

璫琕篠簜

璫玉之次琕石之似玉篠

竹之小簞竹之大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皮羽孔雀翡翠之羽毛旄牛尾可為旌旗之

歸木梗楠豫章之屬

島夷卉服

南海之島有夷人水退得以草為服

厥篚織貝

以篚盛而

貢者染絲織成貝錦貝是錦名

厥包橘柚錫貢

也裹而貢者小曰橘大曰柚似橘而大味酸

二者不常用皆待錫命而後貢之

沿于江海

順流而下曰沿自江下海

達于淮泗

自

達淮自淮達泗自泗入河以至冀都

荆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荊州之疆

界 江漢朝宗于海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發於梁州經於荊州入海乃在揚州先未有入海之

道荊州實被其害惟禹導之以海水大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朝至尊

九江孔殷

九江今洞庭也

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湘
水資水皆合洞庭中甚得地勢之中正
沱潛既道自江別出

為沱自漢別出為潛二水發原於梁入雲土夢作又夢
於荆故二州皆有沱潛禹治之復故道

澤中有平土丘一厥土惟塗泥其土卑濕厥田惟下中第八厥

賦上下第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皆與杔同榦栝柏杔似

檇而實榦柘也可為弓榦礪砥砮丹
礪砥皆磨石砥細密而礪粗礪砮石

之中矢鏃者丹丹砂
也或云可為采砮奴
惟箇籥楷
皆箇籥美竹楷木名三者
可為天產於雲夢澤

三邦底貢厥名

地有用
則須
包匭菁茅
菁茅祭祀之用匭匣也既
包裹之又匭盛之以貢
厥篚玄纁

璣組

篚盛而貢者三染謂之纁絳色也此則善染玄纁之色璣珠之不圓者組綬之類三物皆充冕服之用

九江納錫大龜

九江產尺有二寸之大龜國有大事則卜之其龜不可常得必蓄以待上

之錫命然

浮于江沱潛漢

浮舟而行先自江入沱自沱入潛自潛入漢

逾于

洛

至漢則舍舟陸行以過洛

至于南河

然後至于南河以達冀都

荆

河惟豫州

此州界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伊洛瀍澗

伊出今汝州南陽縣荀渠山洛出今

商州洛陽東北瀍出今西京新安縣穀城山澗出今西京龜池縣白石山

既入于河

四水既入于河

滎波既瀦

滎自河溢波自洛出二者既有所瀦畜

導荷澤

荷澤在今廣濟軍定陶縣東北

然後導荷澤之水荷音何

被孟瀦

以荷澤水盛乃覆被於孟瀦澤孟瀦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厥土

惟壤

其土高者無塊曰壤

下土墳壚

土之下者墳起壚疏

厥田惟中上

第四厥

賦錯上中

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土所產者貢漆貢枲絺葛之精紵布

之精厥篚織纊

篚盛貢者細綿

錫貢磬錯

治玉之石曰錯治玉磬則用此石非常用也待

錫命而後貢

浮于洛

浮舟于洛

達于河

達于南河即可以達帝都

華陽黑水惟

梁州

東據太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岷嶓既藝

岷山在西徼外江所出嶓冢山在隴西郡漢所

出二山皆可種藝

沱潛既道

自江別出為沱自漢別出為潛二水既復故道而流

蔡蒙旅

平

蔡蒙二山可以刊木旅祭而後得其平矣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

和夷底

績

又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之地亦可致功而藝矣

厥土青黎

土色青黑而壤沃

厥田惟下上

第七

厥賦下中三錯

賦第八

雜出

厥貢璆鐵

銀鏤砮磬

貢璆美玉也鐵今鐵銀今銀鏤剛鐵可刻鏤物者砮石可中矢鏃者磬石磬也璆求鏤陋

熊羆狐狸織皮

四獸皮制之可為裘毛織之可為罽罽紀例反

西傾因桓是來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西傾本屬雍州

在梁北境梁達帝都別無水道故必循自西傾因桓水

而浮于潛

自桓水以舟浮于潛水

逾于沔

自潛則舍舟陸行以過沔

入于渭

然後

入于亂于河

自渭絕流至河乃達帝都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

弱水之勢利於西流禹因其地既導之使西以順其勢

涇屬渭汭

涇水自涇

陽縣來得以北至渭矣

漆沮既從

漆水自岐山縣來沮水自北地來既從而入渭

澧水攸

同

澧水自扶風縣來又同入渭

荆岐既旅

荆岐二山水退皆可旅祭荆在馮翊懷德縣岐在扶

風美陽縣西北

終南惇物

二山皆在扶風武功縣東

至于鳥鼠

至于鳥鼠山水退皆可旅

祭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原隰底績

高平原下濕隰詩度其隰原此地在幽水退可以致功而

藝

至于豬野

以至豬野亦可致功豬野在武威縣東北

三危既宅

三危山在河之南舜

竄三苗于此水退其地既可居

三苗丕敘

三苗之族於是大得其敘

厥土惟黃壤

土色

黃性壤沃

厥田惟上上

第一

厥賦中下

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

皆美玉琅玕皆石之似珠

浮于積石

積石山在漢金城縣西南河從西流禹自積石浮舟于河至

于龍門西河

浮舟而至

會于渭汭

又會于渭水之北以達于河而至帝都

織皮

崑崙析支渠搜

制獸之皮為裘織獸之毛為罽罽闕

者有三國崑崙罽闕國在臨闕

皮國在河關西

西戎即叙

此三國皆西戎之種

導岍及

渠搜國近朔方

岐

禹導雍州扶風岍山旁之積水及扶風美陽縣西北岐山之水岍牽

至于荆山

使下流至于雍

州左馮翊懷

逾于河

自荆山而越于河

壺口雷首

然後自冀州河東此屈縣

東南壺口山河東蒲坂

至于太岳

使下流至冀州河東

縣南雷首山導積水

柱析城

然後自冀州陝縣東北底柱山

至于王屋

使下流至

冀州閼

太行恒山

然後自冀州河南山陽縣西北太行山曲陽縣北常山導

積

至于碣石

使下流至冀州北平

入于海

然後水東北流入海

水

傾朱圉鳥鼠

閬又導雍州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天水冀州南朱圉山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

山之積水

至于太華

使下流至豫州京兆華陰縣南太華山

熊耳外方桐柏

然後

自豫州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嵩高山即外方山南陽王氏縣東南桐柏山

至于陪尾

導積水使

下流至於豫州江夏安陸縣東北陪尾山

導蟠冢

閬導梁州隴西縣蟠冢山旁之積水

至于荆

山

使下流至于荊州南郡臨沮縣荆山

內方至于大別

然後自荊州江夏竟陵縣東內方山

導水使至于漢上大別山

岷山之陽

又自梁州蜀郡導岷山之南積水

流至荊州長沙湘南縣東南衡山

過九江

然後過洞庭湖之九江

至于敷淺原

使下

流至揚州豫章東陵縣東南博陽山之數淺原

導弱水

導雍州張掖剛丹縣西南弱水向西

至

于合黎

下流至于酒泉會水縣合黎水

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餘波溢泛入於張掖郡居

閭

縣東北居閭中即流沙

導黑水

導雍梁之間黑水向西而流在滇池縣為梁州界在張掖郡為

雍州

至于三危

下流至雍州河南三危山

入于南海

從南入蒲類海

導河積

界

石

河出崑崙山隱閭中積石山出禹導河始此

顏師古言

至于龍門

從東北流

至於雍冀二州界上龍門山

南至于華陰

折而南流至冀雍梁豫四州界上華山也

東至

于底柱

又折而東流至號城東南陽城北之底柱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

又東

至于孟津

又迤邐而東至於孟地有津可渡

東過洛汭

又從河南鞏縣東過洛水之北

至于大伾

又東行至修武武德縣界上大伾山

北過泲水

自大伾北流過信都縣之泲水

至于大陸

又北流至冀州鉅鹿縣北之大陸廣平曰陸

又北播為九河

又北流過

兗州分為九河名見前解

同為逆河

九河將入海又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

入于海

從東

入海 嶓冢導漾

自梁州隴西郡西縣嶓冢山導漾水

東流為漢

從東流至漢中為漢水

又東為滄浪之水

又東流過荊州為滄浪之水

過三澨

又東過荊州江夏竟陵縣

三澨之水

至于大別

至于大別山水觸山

南入于江

乃折而南與江合

東匯澤

為彭蠡

然後復東流迴于彭蠡澤

東為北江

從東為北江

入于海

以入海 岷

山導江

自蜀郡前道西之岷山導江水

東別為沱

東流分為蜀郡郫縣之沱

又東至

于澧

又東流至荊州今長沙澧陵地高曰陵澧乃陵名

過九江

迤邐過荊州之九江今洞庭也

至于東陵

下流至廬江全箇縣西北東陵之地

東迤北會于匯

自東迤邐邪行稍稍

而北會于揚州之彭澤不言會于彭澤而言會于匯者

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

即彭蠡澤

東為中江

又向東而流為中江

入于海

以入于海

導沅水

又於冀州河東

垣縣王屋山

導沅水沅究

東流為濟

沅東為濟

入于河

至鞏縣南入河

溢為滎

其流

浸大遂至滎陽縣北溢為

滎澤滎澤在敖倉東南

東出于陶丘北

滎澤不足容遂決而東

出於定陶縣西

又東至于荷

入東流至山陽胡陵縣濟陰定陶兩縣之間荷澤

南陶丘山之北

又東北會于汶

又東流折歸北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

又北東入于海

又北

流折歸東

導淮自桐柏

淮水雖出豫州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禹導淮水實自

以入于海

南陽平氏縣東
南之桐柏山始

東會于泗沂

東流會于沂沂水出太山
孟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

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
睢陵縣與淮會沂宜

東入于海

向東入海

導渭自鳥鼠同

穴渭水雖出雍州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禹導渭水
實自首陽山縣鳥鼠同穴山始其鳥為餘其鼠為麋

共處一穴故
以此為名

東會于澧

東則澧水會焉上
文澧水攸同是也

又東會于涇

入東則涇水會焉上
文涇屬渭汭是也

又東過漆沮

又東則過漆沮上
文漆沮既從是也

入

于河

從京兆北沿
司空縣入河

導洛自熊耳

洛水雖出冠舉山禹導
洛自豫州弘農盧氏縣

東之熊
耳山始

東北會于澗瀍

遂東北會
澗瀍二水

又東會于伊

又東會
伊水三

水與洛在河
南城南會

又東北入于河

又東流而北入河即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

九州攸同

九州所同者無他當洪水既平之後

四隩既宅

四方深遠處皆可居

九山

刊旅

九州山皆可刊木通道而旅祭

九川滌源

九州之川皆滌其泉源無壅塞

九澤既

陂

澤皆已陂障無決溢

四海會同

四海之水皆會合同入海

六府孔修

水火金木土穀

六府甚修而不廢

庶土交正

九州衆土壤墳壚埴之異性青黃赤白之異色交相參考而正

底

慎財賦

致謹財賦責其有不責其無

咸則三壤

九州皆準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分輕重

而成賦法

成賦中邦

所成賦法止於中國不及夷狄

錫土姓

可以建國親侯錫之土以為社

錫之姓以為宗

祗台德先

闕之德率先之

不距朕行

天下順從之不暇何距違

有之五百里甸服

方千里為王畿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皆為天子治甸下文所

納是也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第一節之百里所貢賦使納總謂藁與穗並納以飼馬

二百

里納銍

第二節之百里納銍謂刈禾穗

三百里納秸服

第三

節之百里納藁并有役則服之

四百里粟

第四節之百里納穀

五百里米

第五節之百里

納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五百里天子將以建侯立屏藩衛王室

百里采

第一節

卿大夫所食之采地

二百里男邦

第二節百里建諸男之邦

三百里諸侯

由三百里

之地衆建諸侯

五百里綏服

侯服之外五百里內近王室外接要荒名曰綏服使之綏安邊境守

國中

三百里揆文教

內之三百里使之揆度文教而行之

二百里奮武衛

開之二百里使之奮武事以衛天子

五百里要服

綏服之外五百里皆夷狄之地名曰要服特存

其典要約

三百里夷

要服內三百里乃蠻夷之服

二百里蔡

由二百里中國

有惡積罪大之人先王不忍殺之則放於此左傳定四年蔡蔡叔注云蔡放也

五百里荒服

要

外五百里亦是蠻夷之地名曰荒服以其荒忽無常王者但以若有若無來不拒去不追待之而已

三百

里蠻

荒服內三百里乃蠻夷之地

二百里流

由二百里先王以罪人不可以中國畜之故流

於此流共

東漸于海

禹之功成聞聲文教東入于海而極

西被于流沙

西

工是也

朔南暨聲教

北與南亦及之以風聲文教

訖于四海

四方皆至于海

而極禹錫玄圭

洪水之初禹八年于外事從其宜不由中覆堯以是玄圭命之故禹常執圭以馭衆

今水既退則前之所假當與於君

告厥成功

告君以治水之功成也

甘誓第二

啓禹之子因征有扈氏將戰于甘之野先於其野以誓衆故其書謂之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有扈氏夏同姓諸侯之國跋扈不臣天子有征無戰今啓乃與

有扈戰于甘之野郊其罪惡可知也

作甘誓

誓師于甘遂作甘誓之書

甘誓

此二字竹簡所標題

大戰于甘

大戰于甘之野

乃召六卿

天子六卿每鄉卿一人有事則各率其鄉之萬二千

五百人出征今啓召六卿是合七萬五千人

王曰

啓言

嗟六事之人

嗟數六卿之軍吏士

卒有事於征戰之人

予誓告汝

我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

在天五行五常也有

扈恃威虐而侮慢之

怠棄三正

天地人之正理三綱也有扈則怠慢而廢絕之

天用勦絕

其命

故天用勦戮絕滅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今我惟敬行天之罰

左不

攻于左

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主射一居右主擊刺一居中主執馭

或有居左主射而不治左之事

汝不恭命

是汝不敬奉君之命下同

右不攻于右

居右

主擊刺而不治右之事

汝不恭命

見上御非其馬之正

居中之馬不以正御而以

詭汝不恭命

見上用命賞于祖

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于齊車是行軍未嘗

不載祖也汝用君命則功成之日賞之于祖廟

不用命戮于社

左定公四年云軍行祓社釁鼓

是行軍未嘗不載社也汝不用君命則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戮辱也我則以汝為孥而戮汝非殺

之謂孥戮者秋官司厲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是也漢書王莽舉此言顏師古注曰夏書甘

誓之辭孥戮戮之所以為孥也說者以謂孥子也戮及其子非也秦誓曰因孥正士豈戮子之謂孥奴

五子之歌第三

聲詩之作雖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皋陶之賡歌元

首股肱相資以治其言安以樂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失邦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歌雖載於書其實詩之淵源也

太康失邦

太康繼啓而立盤于遊畋為羿所距遂至失邦

昆弟五人

兄弟五人

須于

洛汭

待太康于洛水之北

作五子之歌

遂作五子歌之書以五人皆有歌也

五子之

歌

舊竹簡所標題

太康尸位

太康主尊位

以逸豫滅厥德

乃以淫逸遊豫滅其

德

黎民咸貳

黎民皆懷二心

乃盤遊無度

乃樂為逸豫之事無有節度

畋于

有洛之表

夏都冀州在河之北洛在河南方且縱為田獵逾河至洛之外

十旬弗反

一百

日而猶

有窮后羿

有窮國君名羿

因民弗忍

因民心怨叛不能忍

距于河

遂發兵距之于河使不得歸

厥弟五人

其弟五人

御其母以從

侍其母以從田獵

篯于洛之汭

待太康于洛水之北

五子咸怨

五子皆怨

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

述大禹之明謨定訓作歌

其一曰

其一章云

皇祖有訓

大祖有明訓

民可

近

民可親而近之

不可下

不可疎而下之

民惟邦本

民為國之根本

本固邦寧

根本牢固然後國安

予視天下

予觀天下

愚夫愚婦

至愚之夫至愚之婦

一能勝

予

雖一人亦能勝予

一人三失

今我一人失至于三積之多而不知改之

怨豈在明

民怨豈可待其明見而後圖之不見是圖

未見之先圖之可也

予臨兆民

我臨治兆民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凜凜乎如以朽索之馭六馬朽索喻君六馬喻民六馬奔突豈

朽索之能馭哉

為人上者

為人之上

奈何不敬

奈何不能處之以敬

其二曰

章云訓有之

禹訓有言

內作色荒

內迷亂于寵嬖

外作禽荒

外迷亂于遊畋

甘

酒嗜音

耽於酒好樂音甘酣

峻宇雕牆

高大其屋宇飾繪其垣牆

有一于此

人

於六者之中有一於此

未或不亡

無或不亡況兼有之乎

其三曰

三章言

惟彼

陶唐

帝堯

有此冀方

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有此冀方實自堯始

今失

厥道

今太康以逸豫失君道

亂其紀綱

亂天下之紀綱

乃底滅亡

乃致滅亡

其

四曰

其四章言

明明我祖

有明明之德者我祖大禹

萬邦之君

為萬邦之君

有

典有則

有典章法則

貽厥子孫

貽遺其子孫

關石和鈞

至於權衡鈞石之微

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禹闢而通之和而平之使天下如一

王府則有

王之府庫亦有以示後世

貽遺子孫詳密如此

荒隆厥緒

豈謂今日子孫荒廢隕墜其已成之緒

覆宗絕祀

遂至

覆夏之宗絕禹之祀

其五曰

五章言

嗚呼曷歸

嗟太康為羿所距今與母偃偃然何所歸

予懷之悲

我懷念於心悲傷不能已

萬姓仇予

萬姓咸有二心而結仇怨於我

予將

疇依

我將托誰為依闕

鬱陶乎予心

非特憤結積聚悲憂於我中心

顏厚有忸怩

外而見於顏面間亦覺皮厚有忸怩愧恥之色

弗慎厥德

不能謹慎以修德雖反以逸豫而滅德

悔可追

今雖欲改悔可追及乎

胤征第四

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廢時亂日仲康命胤國之諸侯掌六師以征之

征者正其罪也故作胤征之書

義和湎淫

義和沈湎于酒過荒失度酒汨

廢時亂日

廢其時之春夏秋冬亂其日之甲乙

胤往征之

仲康命胤侯往征之

作胤征

遂作胤征之書

胤征

古史所題

惟仲康

肇位四海

昇逐太康其弟仲康始居天子之位君臨四海

胤侯命掌六師

即命胤國

諸侯掌六師為大司馬

義和廢厥職

義和廢其所治之職

酒荒于厥邑

以耽酒荒

亂于其邑

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侯奉仲康之命往征之

告于衆曰

乃誓告于衆曰

嗟予有衆

嗟嗟我所

聖有謨訓

上古聖人有謨訓之言垂後世

明徵定

保

皆所以為明明之證
驗定保天下之常法

先王克謹天戒

日月蝕五星變
皆天所以戒勅

人君先王之時
能敬畏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

為之臣者皆守常法各
司其局不敢荒弃其職

百官修輔

然後百官皆竭力盡
心交修輔相其君

厥后惟明明

是以其君
之德明而

又每歲孟春

每歲首
孟春月

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命道人之官
以金口木舌

之木鐸徇于道
路以宣布號令

官師相規

欲在官之眾交相
規正人君之得失

工執藝事

以諫

百工各執其技藝之事以諫爭
如輪扁以斲輪諫齊威公是也

其或不恭

倘既令
之或有

不邦有常刑

在國有常
刑之誅

惟時義和

惟是居義
和之職者

顛覆厥德

如木之顛如苗
之覆以喪其德

沈亂于酒

沈湎徒
亂于酒

畔官離次

叛所掌之
官離所居

之次 倣擾天紀

始擾亂在天歲日月星辰歷數之五紀

遐棄厥司

遠棄其所主之司

乃季秋月朔

乃至於九月初一日

辰弗集于房

日月相會謂之辰辰當集合於房之

次舍今乃不合於房則日蝕可知

瞽奏鼓

瞽者樂官進鼓而伐之以日蝕陰侵陽也鼓陽聲所以助

陽微陰

嗇夫馳

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以禮天神

庶人走

衆人奔走以供救日之役 義

和尸厥官

義和於此時主其官

罔聞知

若無所聞知

昏迷于天象

昏迷惑

于天象如此

以干先王之誅

以犯先王誅戮之刑

政典曰

周官政典司馬掌之盾侯

掌六師為大司馬故舉政典為言

先時者殺無赦

先時而進是邀功也殺之無赦

不及

時者殺無赦

後時而至是逗留也殺之無赦

今予以爾有衆

今我以爾等衆士

奉將天罰

奉行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

爾衆士當并其力為王室討賊

尚弼

予欽承天子威命

庶幾輔我敬奉天子可畏之威命

火炎崑岡

且火之炎於崑

山之脊

玉石俱焚

不擇玉石而皆焚之

天吏逸德

至於奉行天討之天吏其行師用兵

或有過逸之德不擇良善兼誅並戮

烈于猛火

則威風烈焰又甚於猛火之焚崑山

殲厥渠

魁

今當止於殲滅義和渠魁殲殲

脅從罔治

其脅從者皆赦勿治

舊染汙俗

舊染義和

之惡為汙穢之俗者

咸與惟新

皆使赦過自新

嗚呼

嗚呼又嗟歎告衆士

威克厥愛

允濟

軍事以嚴終誠以嚴毅之威勝姑息之愛則其功信有所成

愛克厥威允罔功

以姑息勝嚴毅則信無功

其爾衆士懋戒哉

當敬勉戒飭無棄我命

自契至於

成湯八遷

此非屑征文乃孔子作逸書序湯始居亳至

始居亳邑從先王居

以契父帝嚳嘗都亳所以從先王而居

作帝告釐沃

於是作帝

嚳釐沃書書亡所言皆湯始居亳之事釐治沃土也

湯征諸侯

湯之征諸侯

葛伯不祀

葛伯以不祀宗廟神祇之故

湯始征之

湯始伐之

作湯征

於是作湯征一篇亡

伊尹

去亳適夏

湯得伊尹於莘野薦之夏所以離去亳而往夏也

既醜有夏

伊尹五就桀而

醜惡

復歸于亳

復自夏歸于亳

入自北門

入自亳之北門

乃遇汝鳩汝

方

乃遇見湯之汝鳩汝方二賢臣

作汝鳩汝方

遂作汝鳩汝方二篇書亡意其所言必闕夏之

也事

尚書句解卷三

謹案序第二頁前二行楚靈王時有左史倚相刊
本史訛氏今改

前八行特存三百十一篇刊本十一訛一十今改
第五頁前三行益稷臯陶謨為二篇刊本二訛三
今改又是於四篇復出此五篇刊本四訛三今
改

卷一第三頁前一行皆精白以承休德而各揚乃
職刊本各訛名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女去聲刊本脫聲字今增

第九頁後三行分冀為幽為并刊本幽訛幽今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以敬敷布五常之教於天下刊
本常訛當今改

卷二第四頁後四行天以洪水為災刊本天訛大
今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材木徙川澤是也刊本材訛林
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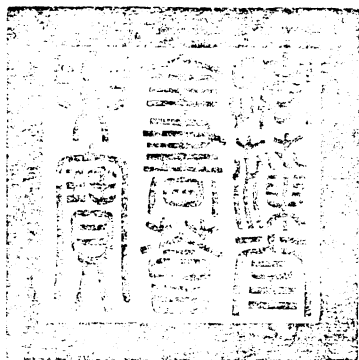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前五行今禹言俞刊本禹訛寓今改

卷三第五頁前一行澧水刊本澧訛醴今改

第十三頁前五行待太康於洛水之北刊本待訛
得今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為王室討賊刊本討訛計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句解卷

四至
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六十四

經部

尚書句解卷四

元 朱祖義 撰

湯誓第一

讀此篇見聖人處君臣之變時中之義不可
以常理論也有天地男女而後有君臣名分

確乎

不可踰越一有踰越人紀不立矣然天生民而

之君

正為司牧吾民設乃有怙富貴之權謂天下

吾敵

借是以肆其惡使生民塗炭無所告訴則人

紀不立

抑又甚焉是則湯伐桀之舉本於應天順人

誠有所不容已也故作湯誓書

伊尹相湯伐桀

伊尹輔相

升自陟

升道從

遂與桀戰于

鳴條之野

遂與桀戰于桀所都
安邑之旁鳴條之野

作湯誓

湯於此誓師
故作湯誓書

湯

誓王曰格爾衆庶

至爾毫邑衆庶

悉聽朕言

盡聽我之誓言

非台小子

敢行稱亂

不是我小子敢行舉亂

有夏多罪

桀之多罪

天命殛之

天命我誅

之今爾有衆

今爾毫邑所有衆民安於無事憚伐桀之勞

汝曰

汝等乃言

我后不

恤我衆

我君湯不矜恤我毫邑衆民

舍我穡事

舍我稼穡之事

而割正夏

而割

我以正有

予惟聞汝衆言

我惟聞毫邑衆言如此

予畏上帝

我實畏懼

夏之罪

不敢不正

不敢不往正夏桀之罪

今汝其曰

今汝毫邑之人恃我自固乃曰

夏

罪其如台

夏桀罪惡其如我何

夏王率遏衆力

殊不知夏桀方且與其臣相率遏絕

衆民之力以征役之煩

率割夏邑

又相率割剝夏邑之賦稅

有衆率怠弗協

故有

夏之衆皆相率
急情而不和叶

曰相語

時日曷喪

桀何時何
日喪亡乎

予及汝皆

亡

我欲與汝殺
身與之俱亡

夏德若茲

夏王惡
德如此

今朕必往

今我必往
伐之無疑

爾尚輔予一人

爾毫邑之民庶
幾輔佐我一人

致天之罰

行天之罰

予其大

賚汝

功成事畢我
其大賚賜汝

爾無不信

爾無以朕
言不可信

朕不食言

我不
食其

言謂非空言無實以言
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

爾不從誓言

爾或不從
我誓言

予則孥

戮汝

我則囚孥汝
而戮辱之

罔有攸赦

無有
所赦

湯既勝夏

此乃夏社
疑至臣扈

三篇亡書序湯
既勝夏為天子

欲遷其社

欲遷夏社
稷為商都

不可

臣扈謂湯必
以夏之後為

商賓則夏之社稷可遷於夏
後所封之地不可遷於商都

作夏社疑至臣扈

始作夏
社言其

欲遷中作疑至疑其不可終

夏師敗績

此又典寶亡篇序夏師既大崩

作臣扈以臣扈之言而止

曰敗

湯遂從之

湯遂任其所往從而迫之

遂伐三朥

桀走三朥國在定陶湯遂伐三

朥

俘厥寶玉

取其祭天地諸神之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

誼伯仲伯之臣作典

寶之書言寶玉若非

國之常寶湯亦不取

仲虺之誥第二

湯既勝夏而歸念堯舜禹揖遜授受而巳始以征伐得天下恐後世以為口實

仲虺慮其憂愧無已必有自沮之心而無日新之德

故作誥以釋湯之慙始言天厭夏德而眷湯不容釋

中言民之懷商而戴商為己舊終言成湯創業垂統

必思所以永保天命無非所以釋湯之慙也此正仲

虺作誥

之意也

湯歸自夏

湯自夏歸商

至于大垆

至于大垆之地

仲虺作誥

仲虺作誥以告

湯虺音并

仲虺之誥

古史之所題

成湯伐桀于南巢

伐桀功成故號成湯南巢

地名在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成湯

惟有慙德

以臣伐君遂慙

其德之不及古

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我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我以藉口

仲虺乃作誥曰

仲虺乃作誥以開釋湯曰

嗚呼

嗟歎之辭

惟天生民有欲

天生民皆有性情而有欲

無主乃亂

苟無主以治之則人人務足其欲而爭端生必至於亂

惟

天生聰明時乂

天將生聰明之君是治之

有夏昏德

桀昏蒙其德虐用其民

民

墜塗炭

民危險若陷泥墜火

天乃錫王勇智

天乃與湯以勇使足有斷以知使足有謀

表正萬邦

為儀表以正萬邦

續禹舊服

繼禹有舊日弼成之五服

茲率厥典

於此率循大禹舊典

奉若天命

奉順天命以為之主

夏王有罪

桀有罪惡民心棄之

矯

誣上天

矯詐誣罔以天命我

以布命于下

布命令于天下

帝用不臧

上帝不善

其所為

式商受命

用商王受天命

用爽厥師

用開明其衆使知矯誣之言不足信

簡

賢附勢

奈何時人忽湯之賢依桀之勢猶不之悟

寔繁有徒

寔繁衆其所有徒黨

肇我

邦于有夏

我商家始有邦國於有夏之時其徒黨欲害之

若苗之有莠

如苗有莠皆欲

勸去若粟之有秕

粟有秕皆欲簸揚而去之秕比

小大戰戰

我商大小之人戰戰憂恐

罔不懼于非辜

無不懼桀以非罪見滅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況我盛德

之言足聽聞于天下宜其尤疾之而欲去之也

惟王不邇聲色

惟王不邇聲樂女色

不殖

貨利

不生殖貨賄財利

德懋懋官

人能勉於修德我則勉勵以官

功懋懋賞

人能

勉於立功我則勸勉以賞

用人惟已

用人之權專於已

改過不吝

過失則改初不吝惜

克寬克仁

能寬容能仁愛

彰信兆民

此所以能明信於天下兆民皆願其為君

乃葛

伯仇餉

乃有葛國伯爵諸侯不祀湯使亳衆往為之耕童子以黍肉餉耕者葛伯乃殺而奪之與餉田

之人為仇讎餉式亮反

初征自葛

故湯初征伐自葛始

東征西夷怨

東面往征則西

夷怨其來之後

南征北狄怨

南面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

曰

其怨詞曰奚獨後予

何先彼而獨後於我

攸徂之民

湯所往之民

室家相慶

室家皆相慶賀

曰

喜而

俟我

後

其蘇

自此可蘇醒

民之戴商

由此觀

商厥惟舊哉

其來舊哉

佑賢輔德

大抵天下常理興亡皆自取賢者人佑之

德者人輔之

顯忠遂良

忠者人顯之良者人遂之是為善者自取其所以推尊

兼弱攻昧

弱者人兼之昧者人攻之

取亂侮亡

亂者人取之亡者人侮之是不善自取其所以侵陵

推亡

固存

人君惟能順理之常因其有可亡之道則固而存之

邦乃其

昌

則邦國必昌盛矣

德日新

德苟日新而無斁

萬邦惟懷

則萬邦皆懷慕我德

志

自滿

苟有自足之志以為德止此而不復修

九族乃離

故雖親親而九族亦離散

王懋

昭大德

今王當懋勉昭明其盛大之德

建中于民

建立大中之道以示民

以義制

事

制事各有義以義

以禮制心

心自有禮以禮制心心得其正

垂裕後昆

以禮義垂法於後嗣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予聞曰

仲虺謂我聞古人之言曰

能自得師

者王

能自強不息克自抑畏而得師法者可以為王

謂人莫已若者亡

矜己以忌人亡

之道也

好問則裕

有疑好問則德優裕有餘

自用則小

自用己善詭詭拒人所見狹小

嗚呼

仲虺又嗟歎云

慎厥終

今日惟當謹慎其終

惟其始

亦如其始

殖有禮

於

禮者封殖之

覆昏暴

昏暴者覆亡之

欽崇天道

天道福善禍淫湯能欽崇體而行之

永

保天命

斯可以長保天之命

湯誥第三

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誕告所以伐夏之意故作此書

湯既黜夏命

既勝夏而黜廢其命

復歸于亳

復歸于新都亳邑

作湯誥

作湯

誥以誕告多方

湯誥

竹簡標題

王歸自克夏

湯既勝夏自彼而歸

至于亳

至亳邑

誕告萬方

大告萬方諸侯

王曰

湯言

嗟爾萬方有衆

嗟歎爾萬方有衆

明

聽予一人誥

明聽我一人誥

惟皇上帝

惟至大之上天

降衷于下民

降生

衆善之性于天下之民

若有恒性

順民所有常善之性

克綏厥猷惟后

使安於其

道無勉強之態者惟在君

夏王滅德作威

夏桀喪滅已德造作威惡

以敷虐于爾

萬方百姓

以布虐政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

爾等被其凶暴

之虐弗忍荼毒

不能堪忍如茶苦螫毒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並皆稱冤

以告無罪於天地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

天之常道善則福淫則禍

降災于夏

故天

降下災異于桀

以彰厥罪

以彰顯其罪

肆台小子

故我小子

將天命明威

奉將天所命之明威

不敢赦

討桀罪不敢赦

敢用玄牡

用黑色元牡牛

敢昭告于

上天神后

敢以是告于上帝神后神后地祇也

請罪有夏

請加罪于有夏

聿求元

聖

於是遂求大聖如伊尹

與之戮力

勉力與之

以與爾有衆請命

以與爾有

生之衆告天

上天孚佑下民

上天果然信而佑助下民

罪人黜伏

桀知

其為有罪之人退

天命弗僭

天命福善禍淫無有僭差

賁若草木

賁飾

伏遠屏竄入南巢

兆民允殖

則天下兆民信上天生殖之矣

俾予一人

使

且生殖之如此

我一輯寧爾邦家

綏輯安寧爾邦家之衆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此我未知得罪

慄慄危懼

我所以慄慄然憂危恐懼

若將隕于深淵

于天地神祇否

如將隕墜

凡我造邦

凡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之諸侯

無從匪彝

無從非常

于深淵中

法無即愾淫

無就愾淫而至於過愾條

各守爾典

各守爾常法

以承天休

者以受上

爾有善

爾有善可稱

朕弗敢蔽

朕當懋官懋賞以旌爾善不敢隱蔽

罪

天休福

當朕躬

罪當在朕一身

不敢自救

不敢自恕

惟簡在上帝之心

簡別又在

乎上天之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在我一人不能率爾衆歸善

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我罪乃自取非爾萬方之事

嗚呼

嗚呼又嗟

尚克

時忱

爾萬方有衆庶幾能惟我此言是信

乃亦有終

非特我國家可保有終汝亦可終享安榮

之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作明居之書亡此篇正次湯誥之下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周公作無

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皆直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漢孔氏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此亦因字以求文也故存之單善

伊訓第四

太甲初即位伊尹告以乃祖成湯之成德故作是書謂之訓者以其有諄諄儆戒之意也

成湯既沒

成湯既崩

太甲元年

太甲繼湯而立之元年

伊尹作伊訓

伊尹

乃作伊訓之書以告太甲

肆命

又作肆命之書亡

徂后

亦亡

伊訓

舊簡標題

惟元祀

太甲即位元年

十有二月乙丑

辰日

伊尹祠于先王

禱祠於先王廟

奉嗣

王祇見厥祖

奉太甲敬見其祖成湯告即位之事

侯甸羣后咸在

侯服甸服諸侯

皆在奔喪同

百官總已

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官皆總其已之職事

以聽冢

欲覲見新君

宰

聽命於太宰伊尹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艱難創

業之以德

以訓于王曰

以訓告于王曰

嗚呼

嗟歎

古有夏先后

古者有夏先君

禹

方懋厥德

方勉其德未幾

罔有天災

已見無有日月薄蝕之天災

山川鬼

神

山川之鬼神

亦莫不寧

亦無不安其居

暨鳥獸魚鼈咸若

及微物皆得以

順其

于其子孫弗率

于其子孫桀一不率循乃祖之德

皇天降災

皇天既降

姓

下灾

假手于我有命

借手于我有天命之成湯

造攻自鳴條

始攻戰自鳴條

桀於此始亡

朕哉自亳

朕始自亳邑湯於此始興

惟我商王

成湯

布昭聖武

顯然示人以大而不殺

代虐以寬

代夏虐政以吾至寬

兆民允懷

兆民信而

懷之今王嗣厥德

今太甲繼湯修德

罔不在初

無不在其初而謹之

立愛惟

親

立愛親之教使天下無不愛親惟在上之人愛親始

立敬惟長

立敬長之教使天下無不敬其

長惟在上

始于家邦

愛敬之道始于家及于國

終於四海

終至于四海矣

鳴

呼嗟

先王肇修人紀

先王成湯始修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人紀至桀而廢之

從諫弗咈

故從諫言而不咈逆

先民時若

先賢之言是順所以參求

人紀之道

居上克明

出就國則居上能明於修人紀

為下克忠

入朝桀則為下能忠於盡

人與人不求備緩以待其紀檢身若不及急以責其紀以至

于有萬邦由是自七十里以至茲惟艱哉此事豈不艱難敷求

哲人數布廣求賢哲之人俾輔于爾後嗣使輔弼于爾制官刑又制

為誅責有官君子之刑儆于有位以儆戒于曰其刑敢有恒舞于

宮敢有常舞于宮室中而無節約者酣歌于室沈湎于酒狂歌時謂巫

風是名巫覡風俗敢有殉于貨色敢有以身從貨從色不知有身恒于遊畋于常

遊遊常于畋獵無有窮已時謂淫風是名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侮玩聖人之言

敬而不逆忠直逆拒忠直之人不從其言遠耆德疎遠耆老有德比頑童親比頑愚

小童時謂亂風是謂悖惟茲三風十愆惟此三風總有十

亂風各四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卿士有一在其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邦君有一在身其國必亡臣下不匡為臣見君有此愆

其刑墨則以墨刑刑之具訓于蒙士豈特以此訓有官君子亦

嗚呼尹又嗣王祗厥身太甲繼湯為王念哉以為念聖

謨洋洋乃祖聖謀之垂後嘉言孔彰乃祖善言示於後

惟上帝不常天之去作善降之百祥為善則天降百作

不善降之百殃苟為不善天降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為德無所謂小雖

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

不德無所謂大雖大

小萬邦皆賴其休慶

亦覆隆

肆命徂后

肆命伊尹陳上天之命以謂戒徂后伊尹陳往古之君以為戒二書亡於

宗祀

秦火其次

當在此

太甲上第五

餘篇皆因事名篇獨太甲非作於一日所主又非一事自初立至放逐至歸亳終始

三年皆伊尹太甲反復之言史官於歸亳後總叙其終始作此三篇

太甲既立

既立為王

不明

昏迷不明不能用伊尹之訓

伊尹放諸桐

伊尹放之

於湯所葬之桐宮使朝夕密邇先王而思所以貽我後人之意然湯於桀則放之伊尹於太甲豈亦放之哉蓋非有摧折激厲以生其憂患之心則終不可止遷之桐而命之曰放乃示以將廢而不得立彼必憤排而入於

善此放之所
以訓之也

三年

終喪三年

復歸于亳

果能悔過遷善於是自桐宮復歸亳邑

思庸

思用伊尹之言

伊尹作太甲三篇

故伊尹作此三篇

太甲

古文自此起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惟太甲不順于阿衡之言伊尹時為冢宰尊曰阿衡言為人君所倚

以取平也

伊尹作書曰

伊尹作書進戒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先王成湯顧省

是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

以承天神祇

社稷宗廟

以至社稷宗廟

罔不

祇肅

無不致其祇敬嚴肅

天監厥德

故天監觀成湯之德

用集大命

用集大命于湯

之撫綏萬方

俾之撫安萬邦為民之主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尹

身又能左右輔翼其君成湯奄宅此天下之衆

肆嗣王丕承基緒

故太甲得以大繼承基業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尹之身先見亳之西所都安邑有夏之君

自周有終

自周備其治身治國之道能保其終

相亦惟終

輔相亦保其終

其後嗣王

桀也

罔克

有終

無能保其終

相亦罔終

輔相亦無善終

嗣王戒哉

太甲不可不以為戒

祇

爾厥辟

當敬爾君道

辟不辟

苟為君不盡君道

忝厥祖

忝辱其祖成湯

王惟

庸

奈何太甲惟以尹言為常談

罔念聞

而心未嘗念耳未嘗聞

伊尹乃言曰

乃尹

復言先王昧爽丕顯

湯每當晦而未明之時大明其德

坐以待旦

坐以待明旦

旁求俊彥

廣求賢俊美彥之士

啓迪後人

使之開啓道進後世子孫

無越厥命

以自覆

今無遠越湯付託之命自取覆亡

慎乃儉德

惟謹修汝節儉之德

惟懷永

圖懷念長若虞機張譬如虞人取往省括于度則釋必退

而省察矢未合於準望之處欽厥止太甲常敬率乃祖然後釋放之則發無不中

攸行止在率循爾祖成湯所行惟朕以懌則我心喜悅其萬世有辭

王亦可萬世有稱美之辭王未克變太甲猶安於不善未能變於善伊尹曰伊尹乃言茲

乃不義此乃攸行不義之事習與性成循習不改其與性俱予不

狎于弗順我今不可使狎於不順之人營于桐宮於是營造桐宮於成湯所葬之地

密邇先王其訓使密邇成湯之訓起無俾世迷無使終其世迷

而不王徂桐宮居憂太甲往桐宮居喪克終允德果能修其誠信之德以自

終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

三年喪畢

十有二月朔

初一日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

尹以衮冕吉服奉太甲自桐歸亳踐天子位

作書曰

喜而作書

民非后

民非君

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相守其正以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君非民無以君

臨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

皇天眷顧佑助我商

俾嗣王克終厥德

使太甲能

終其德

實萬世無疆之休

實為萬世無窮休美

王拜手稽首曰

太甲於是

手至首為拜手首至地為稽首以謝前過曰

予小子不明于德

我小子不明于德喪其良

心

自底不類

自至於不善

欲敗度

以私欲敗壞其法度

縱敗禮

以縱肆敗壞其

禮節

以速戾于厥躬

以自速罪戾于其身

天作孽

天作災孽

猶可違

違避自

作孽

自作災孽

不可追

逃遁

既往背師保之訓

往者違背伊尹教訓

弗克

于厥初

不能修德於初

尚賴匡救之德

今庶幾賴伊尹正救之德

圖惟厥終

圖謀以善其終

伊尹拜手稽首曰

尹亦拜手稽首荅其致恭之禮曰

修厥身

人君

誠能正心誠意以修其身體

允德協于下

信其有德合于羣下之心

惟明后

然後可為

明德之君

先王子惠困窮

湯推父母愛子之情惠愛困窮無告之民

民服厥命

民服

其命令

罔有不悅

無不喜悅

並其有邦厥鄰

以至與湯相並有國為鄰之人

乃

曰

亦言

俟我后

待我君湯

後來無罰

湯來可免刑罰之苦

王懋乃德

今太甲欲

懋勉其德

視乃厥祖

當觀乃祖湯之已行

無時豫怠

無時敢有逸豫怠惰之心

奉先

思考

奉先必思盡孝所以不忘祖也

接下思恭

接下必思盡恭所以不絕物也

視遠惟

明

欲視遠惟盡明

聽德惟聰

欲聽德惟盡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是則我承王之

休美無厭數矣斁亦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曰

尹重誥于太甲

嗟呼

歎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天無私親能敬則天親之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民本無常懷歸于有仁德之王

鬼神

無常享

鬼神本無常享

享于克誠

享于克誠之人

天位艱哉

是以數者而觀則君

處天位豈不艱哉

德惟治

有德則治

否德亂

無德則亂

與治同道罔不興

人君與治世同道則無有不興

與亂同事罔不亡

與亂世同事無有不亡

終始慎

厥與

終始所為能謹其所與與治同道不與亂同事

惟明明后

斯為明之君

先王惟

時懋敬厥德

湯惟是懋勉恭敬修其德

克配上帝

故其德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大

今

王嗣有令緒

今太甲繼湯有令善之基緒

尚監茲哉

庶幾監視乎此率而行之

若

升高

譬欲升高

必自下

自下而升

若陟遐

譬欲陟遠

必自邇

必自近而陟莫不以

漸進

無輕民事惟難

無輕忽民事必思其難

無安厥位惟危

無安處其位必

思其慎終于始謹終如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拂逆汝心不可遽怒必求

諸道必以其言而求諸道果合於道則有言遜于汝志

有言遜順汝志不可遽喜必求諸非道必以其言求諸非道果非道則固諂諛之言也雖順志當

拒鳴呼尹又弗慮胡獲事而不思何所得弗為胡成事而不為何所成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所以一人大善則萬邦以正君罔以辯言亂舊

政惟君不以人臣辯口之言紊亂先王之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人臣不以寵祿

為可貪以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則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我商家可以信有休美

自居而不知退窮矣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德固一矣然

人心無常一念苟差則前日之允德安保其不變哉

伊尹告歸之際猶以為慮一德其大矣乎在堯舜為

執中武王為皇極夫子為一貫子思為中庸孟子為

浩然之氣實一物也明乎一德之理推而為用人已

一也君民一也幽明古今終始無適非一伊

尹心欲太甲君臣咸有純一之德故以名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作史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紀之已顯矣故夫子直

叙之曰伊尹

咸有一德

書於序下皆揭篇名蓋常體也

伊尹既復政厥

作咸有一德

辟

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亳既復還政事於其君

將告歸

將告老而歸

乃陳戒于德

乃陳戒之以一德

曰嗚呼

言而至嗟歎

天難諶命靡常

天難信者

欲其終始不變

以禍福興亡之命無常

常厥德保厥位

惟常其在己之德一而不變可永保其天位

厥

德匪常九有以亡

苟其德無常則九域我所有者亦亡矣

夏王弗克庸德

桀不常其德

慢神虐民

幽則慢忽其神明則虐害其民

皇天弗保

故天棄而不保

監

于萬方

於是監觀四方之衆

啟迪有命

將擇其足以有天命者開啟導迪之

眷求一

德

眷顧求其有一德者

俾作神主

使為神天之主

惟尹躬暨湯

尹之身與湯

咸

有一德

皆有一德

克享天心

能當天心

受天明命

故湯受天明命

以有九

有之師

以有九州之衆

爰革夏正

遂改革夏之命以歸于正

非天私我有商

非天私我商家

惟天佑于一德

天所助在一德

非商求于下民

非商家求于下

民惟民歸于一德民所歸在一德德惟一一而不變動罔不吉則動

不德二三動罔不凶多變則動惟吉凶不僭在人或吉或凶

之不差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或降災或降祥今嗣

王新服厥命今太甲繼湯為王新服惟新厥德惟當新

終始惟一誠能終始時乃日新是乃所以任官惟賢材

任官以輔德惟左右惟其人朝夕親密在左臣為上為

德然後臣之所以為上者以其為君為下為民臣之所

以其為民其難其慎人君任君民之責如此則君之擇

期於澤民人當難於未用之先不可以為易

而妄進也謹於已用之後不惟和惟一惟所用皆君子

可以為忽而小人或間之也德無常師德有仁義禮智信不主

道同志合而為一矣善為師然有似仁不仁似義不義善無常主人有長於

義工於禮而拙於惟主於善者可以為師協于克一惟合於純一不變俾萬姓

智固無一定之主由是發號施令可大哉王言大哉王又曰又稱誦

咸曰使萬姓皆稱誦曰一哉王心純一不變是克綏先王之祿宜其宗廟饗之

王之祿自吾為王者之心永底烝民之生各安居樂業而烝民嗚呼

一德而安數七世之廟天子七廟三昭可以觀德親盡則毀其廟

者以其有德也
非可以觀德乎

萬夫之長

君一身為萬民之長長上聲

可以觀政

萬民

心悅誠服無敢異議者以其
政之善也非可以觀政乎

后非民罔使

君不得民則無所使

民

非后罔事

民不得君則無所事

無自廣以狹人

人君無自以已為廣大而狹乎人苟

以下民之微而狹小之

匹夫匹婦

則一夫一婦苟有寸善可使

不獲自盡

不得自盡

其能

民主罔與成厥功

將見人主孤立寡聞誰與共成其功乎

沃丁既葬

伊尹于亳

此下皆逸書書亡序存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沒沃丁以三公禮葬于亳邑

咎單遂

訓伊尹事

其臣咎單遂訓述伊尹平生之事

作沃丁

亡

伊陟相太戊

伊陟

伊尹子太戊沃丁
弟伊陟相佑大戊

亳有祥

亳邑有祥

桑穀共生于朝

二本共生

于朝朝非
生木之處

伊陟贊于巫咸

伊陟怪之以贊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

蓋亡

告巫咸以
自治之說

太戊贊于伊陟

大戊又以桑穀之災贊告于伊陟

作伊陟原

命

二篇書亡原是臣名以言命原也

仲丁遷于囿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囿

作仲丁

述遷都之義作

河亶甲居相

又仲丁之弟自囿遷為相

作河亶甲

述亡

仲丁之書亡

遷都祖乙圮于耿

祖乙又河亶甲之子遷居耿其後耿地為水所毀圮音痞

作祖乙

言為水所圮壞之事
作祖乙之書亡

尚書句解卷四